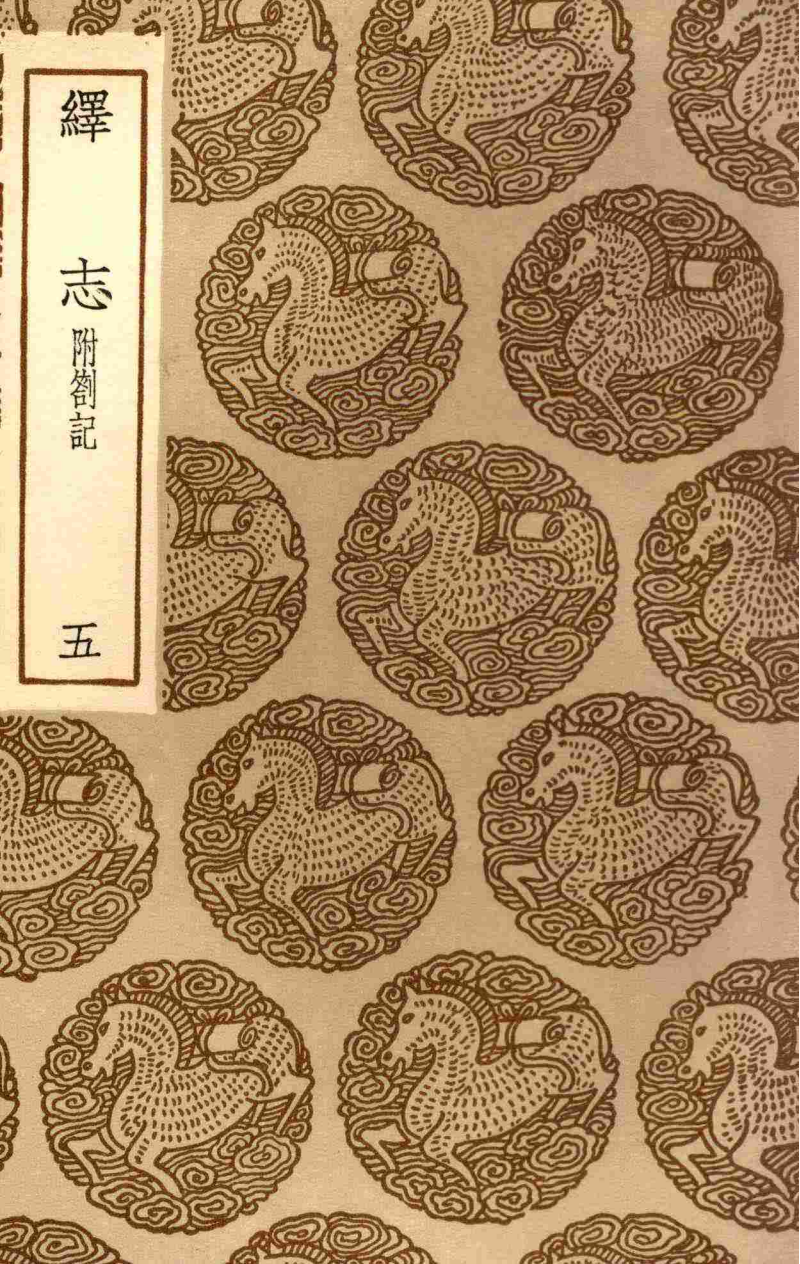


繹

志

附劄記

五





志 釋
記 割 附

撰 諾 承 胡

王雲五主編
靈書集成初編

志

釋

附五
劄記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胡承諾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平

釋志卷十七

尙論篇第五十九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之書。亦云尙論古人。揚子曰。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概諸聖。此尙論之惜也。夫論人者。治人也。五常者。治人之法則也。易之三才。書之九疇。詩之治亂。春秋之王法。禮之物我兩盡。皆以贊襄五常。使成治人之功者也。雖藏心難測。品類千億。性尙分流。爲否異適。本乎五常。參以六藝。未有不得其平者。何也。人性皆同。而不同者。非性也。人情皆一。有不一者。非情也。故百世之下。千古之上。揆之而不爽。命之而各當。蓋至理所期。古猶今也。故是非成敗。可以今之情理決之。今之所非。古不獨是也。今之所敗。古不獨成也。觀己可以知人。觀今人可知古人。其禮義性情。未始有二也。故持論之家。力功而遺道。尙知而輕仁者。不可與論天下士也。推其所得于人。守其所得于己。記人之善而忘其過。道德功業。備乎身而不伐。動則優于權。靜則存其正。而後可論天下士也。君子論世。不敢有自我是非之意。其于賢者。不取一事偶合。而取從入之正。不獨凡事中道。更美中心之誠。蓋道德之士。不求名譽。常欲人悉其隱者。其所樂者同也。彼小人者。因一法偶弛。遂動于爲惡。緣一念旣安。遂果于作非。然而姦雄之行。不畏名義。常恐人見其情者。以其無所遁也。知賢之爲。所以使人快于爲善。知不肖之爲。所以使人憚于爲惡。盡一士之顯微。而後可盡天下之才。使萬類之動。貞于一。而後一世之情。止乎

禮也。蓋君子求在我者。辨是非邪正。亦所以自爲也。欲聖人之道。行于天下。是以樂得其人而稱道之。又
以爲處乎斯世。常思接引偏才。進偏才于道。則賢士衆多。而世運亦可轉移。所以自修未已。出而論人。匪
直今人兼論古人也。尙論之法。不可隆人子之美。而抑損其父以實之。不可隆人臣之美。而抑損其君以
實之。不可亟稱一君子之美。而抑損衆君子以形之。至於論聖賢之事。猶不可實以世俗之情。彼聖賢所
爲。中正之體也。世俗之情。陰私之體也。度以中正。無往不見。聖賢所爲。皆人倫之至。而于己亦甚有益。度
以陰私。其視聖賢所爲。皆不甚有益于己。用以快一朝之刻責。而不顧其安。苟論纖察。及于聖賢。則其所
深信而篤好。步趨而景仰者。必將反乎其類。東西易面。而不自知矣。其他大賢以下。平易近人。不爲畸異。
以非義干之。則不受也。若更責以柔諧。則失之矣。如臨如履。小心過人。以非道迫之。則不畏也。若更求其
宏達。則失之矣。辨析義理。極于毫芒。以詞說求之。若無能也。若更觀諸堅白同異之察。又失之矣。進退之
際。逡巡遷延。寧失無得。寧後無先。以求合乎出處之義。斯爲得之。苟非其人。則閉門稱疾。與朝暮馳請。皆
養名之具也。若徒信其偃蹇。昧其競尙。又失之矣。故盡人稱譽。不足尙也。盡人訾毀。未可棄也。必衷以五
常。參以六藝。而後可語知人之事也。不明禮義。而欲進退古今。是猶盲者而指歧路之別也。能觀古今。不
求禮義。猶是入深山大澤。不覩山川險固。風雲蒸蔚。龍虎隱見。而取諸一丘之貉。一曲之流也。更有放言
高論。顛倒是非。反道倍德。而不可窮詰者。亦可持論不衷。好以刻取入異。措諸詞說。不知紕繆。施諸行事。
跬步而躓者。所云言僞而辨。記醜而博。其爲害也。更甚于拘牽舊文。沈溺俗學也。孔氏之門。羞稱五伯。然

而春秋之法猶舉桓文以明義。乃知後世之事皆可明先王之義。故讀書者尋其大旨。有時節取一二語者。取以證義。非取以證不義也。論人者觀其大節。有時難舉一二細行。亦惟有助於義者舉之。非拾其有害于義者。毛舉之也。更有天下大勢。前代得失。以數十年營綜約之作。一事原委。其論必不精細。又將一事得失引之。爲數十年治亂。其說亦不親切。皆無當于往事。無益于後人也。此尙論之惜也。古未有破一國都而遣偏師者。楚之諸將遣沛公入關。此危事也。豈策秦將持兩端于外。秦臣竊國柄于內。有隙可乘。因而乘之邪。不然則恐沛公之方張而故遠之也。然沛公卒以此成功。觀其毅然獨往。無借助大軍之意。其識力固勝任矣。且認理甚真。故可獨當一面。入秦之初。諸將或請殺子嬰者。沛公直以屬吏所據者。不殺降之義也。義不在遠。取諸固有之說而已。趙襄論將。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沛公不殺子嬰。有德有義。所以可爲大將。而獨當一面也。若袁術。楊玄感。之流。一辭大軍。卽膽落矣。焉能前進。進而有勢。卽膽麤矣。焉能仗義。然爾時爲沛公計者。亦宜自爲一軍。若久處懷王之側。終當受其繫維。爲無用人也。光武請徇河北。亦此意也。爲天下所屬望者。一言一動。不可觸情任意。書曰。天命自度。詩曰。帝度其心。皆不觸情任意。極其所欲者也。沛公入秦。張良。樊噲。之諫。至哉言乎。雖上帝臨女。不易其說矣。沛公欣然從之。自以其身納法度中。東縛檢括。曾不措意。此豈常情所爲。與詩書之惜。不甚相遠矣。鴻門之免。雖曰天命。然人事亦有兩端。可法。初入關中。不貪府庫。完而致諸有司。故守關備他盜之語。似乎可信。項羽雖聞守關而怒。未必不以不私財物爲喜。喜動于心。則殺機解矣。相見之頃。詞卑屈而心至誠。

卑屈雖在臨時。至誠信于平日。羽與沛公共事日久。其相信亦不在此時也。帝王舉事。不與人爭低昂。但爭成敗爾。小詐小貪。平日爲人所忌。一旦有難。適自縛耳。其計畫無復之矣。慕容垂寧出亡於外。而不除君側之惡。此老成之見也。蓋除惡于內。害必及國。身亦在不可知之中。出亡在外。命雖懸于敵國。而生理未絕。未若本國見忌之深。卽命之速也。其子又欲掩襲鄴城。垂復不可。蓋失勢之人。不宜履險。斂藏蒲伏。尋夷坦之途。以安其身。俟沴氣旣盡。而徐爲之謀。此遵時養晦。藏器待用之機權也。彼不忍小忿。以覆宗國。期死爲勇。以邀大福者。焉足語此。其不先發也。乃公子友如陳之智。所謂內難則避之。其不掩襲也。鑒于晉之纒盈。宋之華向也。事理具在書傳。惟英雄得而用之。其不及此者。見其成事。以爲固然。且以爲適然而莫之觀省。則無所取益爾。苻堅喪師之日。往奔垂軍。垂之子弟。皆勸卽取之。垂亦不從。以其兵屬堅。此事最難。然亦有定理。蓋此時取堅。必與秦人爲仇。一軍之外。莫非怨敵。卽本部之人。安能盡與垂同心乎。他日事窮理極。拱手受之。所謂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濟屯之中道也。豈但不忘舊恩邪。垂不坑幽州。不嗜殺人。也不取苻堅。不行不義也。其言曰。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蓋命世之人。其馭物者。正大之情也。道義之勇也。舍此無可道也。唐肅宗靈武之事。論者責其不俟父命。比于篡立。以當時事勢論之。明皇倦勤以後。任使皆謬。欲其驅策諸將。糾合義旅。則明皇不如肅宗也。蜀中地勢險阨。無他道可以出奇。整旅而東。崎嶇棧道。旣久。將帥氣奪。士卒形頓。雖以諸葛神武。猶且無功。靈武則地勢坦夷。便于長驅。且又近乎太原。與李郭相倚。可以北擣范陽。南收長安。以地形言。蜀中不如靈武也。且明皇西奔。楊國忠猶在。明

皇必不能去國忠。肅宗亦無自去國忠之理。天下知勇之士。必不爲國忠用。國忠所用。必爲憮人。以此其圖恢復。其何日之有。爲唐宗社計。肅宗當辭明皇而北。旣辭明皇。卽不得不正位。以號令天下矣。凡事之成功。而不大悖義理者。不必深求疵瑕。所以廣任事之途也。父子相繼。正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書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非頓絕桀紂也。待其怙惡而後去之。晉惠帝之愚。未若桀紂也。衛瓘遽請易子而立弟。更張名分之次。傷夷父子之情。未可謂臣道之正也。武帝父子之親。宮庭接見多矣。容貌辭氣。亦當素有覺察。何必屏絕宮臣。微試以答事。機智不密。使姦人得施詐僞。此一事也。君臣皆失。且受命用歲之終。探策得一之數。蓋有天焉。非人所能爲也。司馬氏之惡稔矣。天心安得無討乎。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爲賢者言也。祖考惡德。子孫以面掩牀。聖人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必不爲也。漢靈帝召蔡邕。對金商門。將以求直言也。而令曹節。王甫。受其詞。邕之所言。大抵攻斥宦官。故宦官造作飛條。邕遂髡鉗遠徙。此何爲者也。唐文宗旣與宋申錫成謀。惟宦官是去。宦官惡申錫。誣以謀立漳王。文宗不能庇申錫。且真有憾于漳王。此何爲者也。旣思洗元和宿恥。引諸儒對策。劉蕡之直。考官不敢取。固也。李郃請回所授。以旌蕡。直帝亦不納。此何爲者也。宋神宗之初。方以財用不足。命其臣置局看詳。裁減國用。講修錢穀之法。未幾聽王韶言。復圖開邊。以不足之形。爲有餘之事。此何爲者也。蓋數君之心。病在多欲。多欲則執理不定。見事不精。慮事不周。記事不悉。或前後自相矛盾。或彼此互相妨害。皆不能盡知也。所以大業之世。內史宣敕。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亦數君之類也。夫君宜法天者也。天之所以爲天者。生生之意。廣大流通。成

始成終而無息其滂沛沾暨也。若龍之興雲爲雨，其堅實完固也。若山附于地，百穀草木麗乎土也。人君之德，內外終始一發竝至，稍有滲漏，卽成大罅，惟自少至老，皆從事于學，如說命所云，卽無以上數君之事矣。項羽匹夫之雄，不知治道，徼時之亂而爲盟主，以爲天下之大，可戰勝服也。百姓之心，可誅殺定也。豈知戰彌勝而敵國愈堅，殺彌多而百姓愈叛，何也？以其舍仁義而誇斬將之雄，知其不能靜亂安民，是以敢于不服，或鬻其城，或披其軍，逃遁轉徙，以待耆定之人也。且由周而來，七百餘歲，無賢君主持斯世，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奚取卜過其曆乎？又經秦人之亂，天下皆趨詐諛，二世子嬰之末，思一變其故俗，不可得也。項羽乘之不歸地而求更新焉，又將以力征爲事，不敗于西而敗于東，自然之勢也。李密頗識故事，與羽不同，而其敗亦復不異，何也？密之舉事，欲自帝者也，一旦受詔討賊，與其始謀頓異，凡事至中途而易，始謀者卽敗局也，化及負罪天下，其人又庸劣，除之無當，取天下之數，存之不足樹天下之敵，而用兵于此，戰雖勝而力敵，亦敗局也。密始爲元感畫策，勸以跳取關中，及身舉事，亦復徘徊鞏洛，不能西上，爲人謀則明，自爲謀則暗，亦敗局也。密豈不知而計出此，蓋欲立功于探囊，可取之化及，以悅隋主之心，而爲柄政之階，然後弑逆之事，可在掌握，以草澤而兼權姦之局，是厖雜也。凡舉事而計畫厖雜者，亦敗局也。總之，密之爲人，文中子決之詳矣，可以造亂，不可定亂，終爲人所蒞醢，其胸中絕無仁義，與項羽同也。易之爲卦，有屯有解，屯者，人道所以斡旋，解者，天地所以休息也。屯而不解，生人幾盡，解而猶屯，大業未終，二者皆不可不思其道也。初起之時，必無保萬全而坐致天下之理，凡奔趨形

勢摧陷營壘。畢命戰陣。皆履險以求濟也。天下一口未定。英雄豪傑。無由安處。若一日晏安。使精銳潛消。羈旅易散。是拱手而待斃也。魏孝文所以親御六軍。發明先生革路之愷。以示羣臣。此得濟屯之道者也。及其大勢既定。聖賢之心。惟欲使不肖之人。自我變爲賢智。疲敵之人。自我措諸衽席。獷悍綏爲臣子。爭鬪之習。歸于和一。與天下相尙以禮樂。而文明日敷也。至于六府三事。皆與爲調燮。與爲經營。有培克者。投諸魍魎。以懲無良。則天下自不能離。無俟誅殺以威之。宿兵以防之。光武所以止臧宮。馬武之請。而發剛柔彊弱之論。此得解難之道者也。若夫蕩平之業未終。偷安之念已及。疏謀臣猛將。而近甘言卑詞。必也。餘孽不盡。伏莽又生。唐肅宗所以有不歸之版圖也。微時之激奮其雄武。遂謂力征可定。華夷尺劍橫絕四方。必也。民庶膏野草。地脈絕阨塹。天下已潰。而上弗知。秦始皇所以有不蒙業之後嗣也。夫以桓公之賢。主盟諸夏。其所施爲。聖人因以明義。至其末年。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于外。故春秋所書。動與危機相觸矣。君子輔相大有爲之君。成不世出之業。其于濟屯解難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哀姜有罪于魯。齊桓公召而殺之。此伯討也。當時齊彊魯弱。齊女有罪。魯君臣畏大國之威。顧君母之分。必疑畏而不敢討。是使婦人仗父母家之勢。而爲害于夫家。父母之家。又恃疆大而黨庇之。則人倫絕。天理滅矣。桓公仗義誅之。是也。左氏則曰。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蓋當使夫家討之。不當俟父母家討之。若必俟諸父母家。必有阻難其事。避諱其迹者。臣子之義。有所不伸矣。哀姜見討于齊。故發不俟父母家之義。以明其正。非謂齊不當討也。經文書氏去姜。見其絕于姜也。義絕于姜。則討不當在姜。而在魯矣。此

左氏義也。魯人請其喪歸葬。春秋亦諱其見殺。使若以疾斃者。蓋既正其法。故不當絕其禮。所以從厚也。固大國之好以結鄰。盡臣子之道以廣恩。故注春秋者。美魯之斯舉也。石碻論教子之法。載在左氏。古今名言也。胡氏論子猛。子朝。發明嫡庶兩棄之論。亦古今名言也。申生之事。或勸之爲吳太伯。及泉落之役。在事謀臣。復以此說進。蓋謂申生及此時而逃。則君父免斥殺之名。國內無再世之亂。社稷無幾亡之憂。于義亦無不可。左氏備載其說。以訓人君之子。遭異母之難。棄其所居之位。遠適異國。猶孝慈兩全之良法。觀事定之後。猶以陷父不義。不得爲孝。其諡曰恭。則當時從權出亡。不爲棄禮也。然大杖則逃。亦有難爲者。惟有懇辭儲位。杜門謝客。敬共朝夕。以終天年。遵老氏之格言。推以與人。繹尙書之微旨。夔夔齋栗。此外鮮餘事焉。則猶可免也。漢東海王彊。斯足法矣。楚共王埋壁之事。昭彰國人耳目。欲作亂者。緣此以生禍心。陳哀公以寵子屬貴臣。所屬又不令。是教之殺適也。漢武帝既定儲位。而名號寵幸。假借非常。故小人眦其微。宮庭之禍。從此發端。皆君父之過也。然漢武諸子皆不延。天命所歸。又在冢嫡之裔。亦可破人君溺愛之私矣。晉獻公惡申生。里克知不能救。而欲中立其間。宋左師畏太子痤。與讒人比。而實其叛逆。此非直二君之過。乃二君實爲之。蓋驪姬之惡。非獻公所能杜絕。然有大臣摘發。未必不殺其勢。伊戾傾巧。非宋公所能照灼。然無大臣主持。亦不敢遂其謀。觀張九齡在朝。太子終無事。一朝去位。而太子危。李泌以身許太子。保其無虞。後泌雖去。太子亦安。則知晉宋二子之死。非二君殺之。二臣殺之也。君子責人以義。則舍輕以崇重。引人以義。則卽輕以明重。若責人不平其心。引人不當其類。于人我兩無益也。嗚

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何以相傳。皆曰聖人。向戌有陷太子事。何以相傳。皆曰賢者。豈非交遊之廣。立言之長。是以翕然稱之。要皆舍重而取輕也。夫有生之類。皆有輕重。輕重之辨。非大儒不能定。君子所以貴明理。勿輕言是非也。胡氏曰。譖言之行。必有嬖妾配適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此亦責向戌之愆也。叔孫穆子。賢者也。父子之間。讒人爲之蒙蔽。因而相殺。至死不悟。豈禍福有數。必如卜人言乎。抑人事尙未當乎。觀叔孫處二子之事。皆失諸過躁。亦失諸過疏。君子事無大小。皆當舒徐與細密也。且不信理而信夢。尤通人之蔽。庚宗婦人。始不以正。終成大尤。亦漁色之戒也。凡嗜欲之事。意所欲爲。莫或阻撓者。恐其更爲禍胎。而牀第之間。爲尤劇。雖成子姓。他日未知其亢宗與。其丹族與。皆始事所不暇慮。然亦後事所必至也。孟任入宮不正。子般不能有國。國內再弑。幾于中絕。非庚宗之類乎。亂賊敢行暴虐。必先試于親貴。而後及尊上。戾太子不斬江充。則豎牛之事。江充優爲之。莽何羅之難。不在五柞。而在京室。雖有程侯。恐不在周衛之內矣。危哉漢武。亦處事過躁。慮事過疏也。若石季龍父子。乃鷓鴣竝在一室。非復人道。君子不常置論也。伍員諫越人行成。而引少康過戈之事。非其倫也。澆叛臣也。少康共主也。共主行誅叛臣。因而殄絕其類。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與吳越敵國不同。員引爲去惡不盡之戒。誤矣。且計勝敗之迹。昧逆順之理。非惟擬人不倫。亦恐學問駁雜。施諸行事。動多隔閡。不能揆度天下大勢也。若其處父兄之仇。論者猶有取焉。父子天性也。君臣義合也。先儒科量至理。必以忠孝竝稱。以天性之重。降而齊于義合之輕。將人父子之義。不敵君臣也。員知爲

臣無仇君之理。而鄰國有相救之義。故借恤鄰之義。以報父兄之仇。聊追失禮于宗國。至于鞭尸處宮。無不可爲。乃知向者審于出師。恐不克而不禮于吳。非畏義而盡禮于楚也。總之員者。俠烈之雄。卽不避鷓夷。亦功名之士。惜志之不遂。而不有其身。非龍逢比干。以身信道者也。鄭厲公初定禍亂。借樂以饗天子。原伯謂哀樂失時。必將有咎。何也。子頽雖曰叛臣。親則王叔父也。天子刑其宗族。當有痛悼之意。誅之可也。快之非也。在事諸臣。義在分憂。亦不宜快意。受其賞可也。歌舞以樂其事。非也。此理甚明。以情欲之熾而昧。情欲之熾。精爽之弛也。是以知其有咎也。君子所以慎守其禮。謹持其情也。楚懷王爲秦所留。其太子又質于齊。國內無君。羣臣有欲立庶子者。此亂亡之幾也。若果行此。則國內先亂。外寇因之。袁紹之子是也。楚之社稷猶存。賴昭睢力止此事也。趙王遣相如入秦。非惟護璧。亦以觀其才也。以愛璧而失大國。權賢主不爲。謂奉璧卽可紓禍。謀士亦不以爲然也。惟得義勇兼全之人。奉命而使。俾大國氣折不至生心啓疆。則所將者璧。所以伐謀者非璧也。戰國之時。所重不在義理。而在智略與氣俠。故唐睢挺劍。秦王色撓。毛遂叱楚。合從立決。時之所重。功成而國安。賢哲之名歸焉矣。相如之才。又在唐睢毛遂以上。秦王安能不氣折乎。但知完璧爲奇節。而無遠謀其中。亦淺膚以論天下事矣。魏文帝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鬪鴨。長鳴雞。于吳。羣臣欲勿與。吳王曰。方有事于西北。江表元元。倚主爲命。彼所求者。于我瓦石爾。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此日之吳。未必弱于當時之趙也。文帝所求。不異乎連城璧也。吳不惜諸物。趙豈吝一璧。固知當時所爭。有大于完璧者。

是以知趙有深謀也。穰苴斬莊賈。誦說可聽。以禮論之。焉有人臣一旦握兵。輒斬其主之幸臣。而不奏請者乎。孫武斬無罪婦人。以試其術。是齊文宣之狂暴也。人臣行之。豈曰無罪。夫古猶今也。可行不可行。其義一也。太史公好奇。是以載之。左氏載景公闔廬事詳矣。此二事者。削而不錄。益信左氏爲立教之書。史遷有好奇之過也。嘗疑穰苴孫武姓名皆不見左傳。而二人者。皆有書。且盛行于後世。左氏好詳兵法。魚麗鵝鶴。皆不見遺。二人之書。豈有一語弗及者乎。蓋孫武既死。百餘年。乃有孫臏。臏。武子孫也。太史公謂臏破魏軍。顯名天下。世故傳其兵法。則今所傳孫子。當是臏書。或臏自云。受諸祖父。故著武名也。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大司馬九伐之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則知左氏之時。此二書皆未出。故無從錄之。書既出于後世。未免多所附會。不必皆當時之事。凡戰國文多此類。讀書者。所重不在此。故從來未嘗置辨。然專斬斷。戮無罪。二事。尚不可不辨云。馮異初定關中。豪傑降附者。渠帥遣詣京師。餘衆散歸本業。庸人論之。必謂懸軍深入。宜借土人爲衛。不知此輩未離本土。雖曰歸附。實難信服。難駕馭。不如散者散。遣者遣。使有所歸。而大將之心。專用防敵。不必用諸部曲之閒也。若此屬不散。不有野心難伏之憂。且有狂妄推戴之變。又恐兵多勢重。或生人主之疑。其患愈不可言矣。後果有上章言異專制者。光武不疑。以其素所自處。可相信也。君臣之閒。事事謹敕。杜絕嫌疑。以防患生意外。變在理中。豈過計哉。李邑欲壞班超之功。章帝知其情。命邑受超節度。又詔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蓋不同心之人。留之旁側。終必僨事。不如遣之遠去。旣以德量潛服其心。又足平士大夫之憾。人主亦喜其不

擅專于境外。是三善也。若快心于一時。其人積憾愈深。勢必思求一逞。舉朝知其以報怨之故。求逞于士大夫。將有執手而佐鬪者。人主之眷。一旦移易。卽不可解。是三害也。一舉而三善備。三害去。班超得之矣。鄧艾入蜀。承制拜後主以官。此用鄧禹故事。非專擅也。平蜀之後。更欲圖吳。請厚待劉禪。以致孫休。以董卓。隴爲禪宮舍。然後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其策非不善。其意非不忠。然以事理論之。國家莫大之功。何必一人所爲。功成身退。未盡之事。屬諸後起。不謂從事失時也。且破一國都。殺人多矣。一事已成。又欲再試造物所忌。宜艾功未賞。害遂及也。太宗平內難。所與謀者。皆秦府之士也。未決之頃。問于李靖。靖辭。問于李勣。勣亦辭。二公大臣也。不可有所偏私。辭之者是也。太宗更以是重之。然未審二公聞言之後。義當祕其事乎。抑當微言高祖之前乎。則史家所未著論。古今之案。亦未有此比也。苗劉之亂。大臣大將皆在外。逆寇發于內。幽繫人主。而挾之以爲質。此時致討之計。緩則懼其勢張。急又懼有他變。張浚用說士爲綫索。書札往來。或正論折之。或權詞壓之。外之形勢既成。內之黨與自削。日復一日。爲逆臣者。獷戾之氣竭。恐懼之心生。復辟之舉。使彼自發其端。然後乘輿不驚。宮闈晏如。不過二十餘日。而反正。始終完善。無一損傷。溫嶠之功。不若此之不勞力矣。朱勝非于王導。器量不及。端方亦不及。然危難之中。實賴以濟。如請臣僚獨對。卽在二凶得志之頃。所以相視而不疑。然此事轉關之機。全在于此。倉卒之間。所見甚捷。若遲之一日。不可行矣。當彼之時。欲更求一人易之。不可得也。總之濟一時之功。須一時之士。論才不可不宏也。夾谷之會。孔子適相。非能用孔子也。蓋知會同甚難。恐有衷甲之變。臣節不恭。恐來大國之討。是以

三卿縮衽不前。使孔子當之也。夫萊人登于壇。優施笑于幕。他人處此。苟非奮曹沫之劍。則必裂相如之誓。否則憚于生事。害成而隱忍之矣。孔子從容閒定。以正詞折之。常法斷之。聖人服禮之安。養氣之定。順禮之言。威于三軍。秉義之誅。等于天討。非常賢所及也。凡事當前而不能爲者。氣不足也。氣也者。道義所生也。道義足于中。遇事有擔當。能廓除。卽所謂氣也。君子有及物之學焉。有行義之學焉。及物者。推己所以有以與人也。晉之臣讓功。漢之君讓善。亦足當之矣。行義者。道所當爲。亦欲天下共爲之。不獨在我也。以我之有餘。益彼之不足。所欲損者。潛消而默釋。所欲益者。過化而存神。孔子用于魯。而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此不言之化。不怒之威也。孔子所處之時。易所云小過也。時當小過。聖人以小事爲端。道達陽氣。俾其滋長日盛。則大事無不可爲。夾谷會。聖人之小事也。然則墮三都。非大事乎。曰。以爲東周。視墮三都。亦小事也。若三都果墮。則陽氣方長。乃復與臨之象。非小過之象。聖人因時有爲。又別有妙用矣。君子以道爲用舍。非其身之謂也。賈生所言。舉行于他年。以道觀之。仍遇合也。遷斥之感。有道不行。而身後之事。不克前知。是以若彼戚戚也。然以理論。將相皆有功之臣。天子改容而禮者也。新進少年。事事改絃自造。豈能久立朝廷。爲賈生者。拾遺補闕。隨事敷陳。聽去取于人主。讓善而勿伐。羣處而不爭。不宜一旦舉朝政而更之。如當時所云也。易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生其不免于浚恆乎。夫遇合之際。蓋有道焉。聖王治天下。有所不聞不見。蓋自屏聰明。以從天下公理也。爵祿人所同好。貧賤士所共恥。人主于此。常恐以私意偏見。求逞于下。其臣亦以曲學詭遇。取必于上。則遇合之迹。雖洽。而遇合之理。則乖。是以爵賞由己。而有不

敢自用之時。以俟司馬之論定。屏棄由己。而有不欲盡施之時。無求備而赦小過。所謂秉公理以御下。使人由而不知也。是以天下之人。爵祿顯榮。在乎不可必得之中。然後孜孜爲善。求當人主所好。若執左契而取給。則怠心生矣。淪落屏棄。不可智巧營求免也。而可懋勉奮勵免焉。故亦孜孜爲善。求免意外斥逐。若限以必不可得之數。則不肖之心又生矣。此昔之君子。所以雖有不遇之時。而好修不已也。上之人以不肯自用者。鼓舞其下。下之人以不可必得者。逢迎其上。故遇合之事。失之者不可怨。得之者不足矜。一歸于天下之公理焉。故不舍道求人。其窮也固宜。然非所謂窮也。可通之道自在也。非有求于人也。而治天下之道在焉。天下後世。用其道以致治。則皆通之日也。賈生之言。主父偃以安社稷。此以公理爲遇合。而非一人窮通之私見也。然則賈生之戚戚。猶存乎一身之私。而非達乎遇合之公理也。周亞夫爲將。確守便宜。細柳之嚴整。猶昌邑之堅定也。以此見稱文帝。卽以此得罪孝王。亞夫執節未變。文景之時。則異矣。時者。聖賢之所無如何者也。故君子匡時之念。切于謀身。以爲時苟不康。雖一身之賢智。不克自濟。而況富貴乎。石曼姑率師圍戚。公羊之說。與孔門不合。未必有當衛事。然其理亦有可用。故雋不疑據之。以斷僞太子。適合其意。當時皆自謂不及也。蓋古人之書。有道有節。全體可法者。道也。一事可從者。節也。全體可法。則變化亦在其中。一事可從。則機會不失其時。孔門之論道之全體也。雋不疑之斷事之一節也。審此。可以明引經斷事之法矣。後世專尙律令。而引經之學無聞。然不可不識其義也。識其義。而後事之變者。可與權也。勢之所在。功名之士。爭趨之。賢者則以禮進。以義止。確乎不改者。非時勢所能移也。子順

知天下大勢在秦。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矣。然以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龔翊爲金川門卒。親文皇之入。而慟哭。後爲撫臣薦不起。曰。吾仕亦無害于義。但負往日城門一哭耳。君子堅持一義。雖人所不知。猶貫終始而不易。所以爲致一之學也。學問不出一致者。一時慨慷激烈之氣。輒欲高自標置。未幾時易勢遷。必身達安危。身擇去就。鮮不以知幾爲哲。而大節所在。不能保其初終。疇昔之慨慷。若更出一人矣。故君子不貴知幾。而貴致一也。東京之末。士大夫學術所尚。略有三端。鄙夷人主之爵祿。詆訾當世之權要。標榜一代之賢哲。要之皆偏激也。惟陳太丘最善。史稱據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離羣。論賢哲者。須識其道德仁義之備。可爲修己安人之本。若但隨事無過。不過善俗之人。不能砥柱一世。復不嬰其禍也。夫性者。萬物所共。不倚于一物。我一萬物之一耳。故不可有我。也。盡性者。無我。故人與物皆在其中。以吾此身。放置天地萬物中。欲然不求過人。雖無甚高之行。矜私之累。則已盡矣。太丘力去私己之病。是以人物皆盡。不啻求免于亂世也。賢人之德。賢人之業。所以過人者。務實而已矣。躬行既實。則論說亦實。自治既實。則取人亦實。以此爲治。上位下位。皆有可紀之功。以此入德。或偏或全。皆無影響之病。屢閒皆得其任。遂有破敵之略。其所務者實也。凡自立意見。彊天下事就之。未免大言無常。必也委曲揣量天下事。而衷諸義理。如賈誼知諸侯太重。卽當披分而少其力。陸贄知關中太輕。卽防一朝變起于內。此皆先事而籌。有如指掌。故可貴也。能用其言。卽弭大難。尤可貴也。陳亮辨則雄矣。所言利害多不合。如云河洛之區。將有起而承天運者。後來繼金源而起者。不自中土也。又云。荆襄有可乘之勢。厥後荆襄之

守非不固也。朝廷竟不能遣一旅。拔而出之。況北面圖大舉乎。酌古諸篇。推倒智勇則有之。措諸施行則未也。苟不堪措諸施行。奚取推倒智勇乎。從來兩軍相當。賢智共事。僅止于其所爲。不能盡如後人所云者。非才智有限也。或限天意。或限時勢。僅能如彼。不克如此。亦無如之何也。若于事後觀之。但見有所未盡。不見當時之已盡也。以爲有所未安。不及當時所由以安也。又從而揣摩之。指畫之。去當時情事愈遠。則所區畫益謬。不如直以當時區畫爲據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此論事之準也。微子之去。箕子道之。經二賢審度。是以無過。而孔子仁之。蔡氏曰。微子未嘗先牧野而奔周也。微諸左氏逢伯之言。則甲子之後。始納降爾。其所謂先去者。去位而遜荒。非去國而卽仇也。殷之三仁。其死生去就。皆以天下國家爲念。而不存乎一身。更相勸勉。以求合義。較然不欺其志。故孔子仁之。趙盾弑君。非親弑也。反不討賊。是與聞乎故也。聖人于盾書弑。所以明忠臣之至。疏曰。忠臣觀之。不敢惜力。孝子見之。所以盡心。爲將來之遠防也。此義甚明。又何必直云。弑出于盾。如歐陽子之論乎。弑君之賊。不可復見。義之正也。盾所以復見者。後事在國。所係甚大。不容不見。是以六年侵陳之師。猶復及之。公子遂殺子赤。而書不絕于宣世。亦其義也。所云賊不復見者。謂若羽父不書卒。慶父不書討。或屏棄而不用。或速死而自泯也。盾之見書。亦有二義。或惡其專國。再世而不釋權。是以斥言其惡。或嘉其改過自新。翊戴後君。而無二心者。未可知也。亦不得徑云。盾之無罪。是以復見也。以此觀之。盾之罪。必不可削。而幹國之績。有關社稷。不容沒于史冊。兼此二義。庶得其平焉。爾聖人作經。于人之有勢力者。不崇大其勢力之事。必折以道義。詞逆而意順者。著其

意以明義。而隱其不順之意。一事而順逆具焉者。一以彰其順。一以著其逆。不相質也。不相掩也。皆以大順之道。陰折倍逆之心。遏絕倍逆之事。爭之于顯。不若折之于微。誅于事後。不若絕于事前也。若春秋之書趙盾是也。張良不欲高祖立六國之道。而固陵之謀。請捐天下之半與三臣。非前後相戾也。爾時六國子孫皆庸人爾。假以重勢。不能自用。反爲人所用。故六國之後。必不可立。若三臣者。皆當時奇才。天下未定。資其兵力。資其權略。可成大功。事定之後。必能識禮義。知時勢。可以恩禮法度駕馭也。然三臣皆無善終。居功非其道也。性本凶恣。謀多權變。屈伏一人之下。而非心所安。往往不服之情。見諸言行。人主亦有意防之。上下相同。是以鮮能善終也。兩漢之時。吳芮資融。以誠免者也。其人尙禮誼。而親儒術。尙禮誼則尊卑之分明。親儒術則姦俠之人遠。以此見信人主。其恩益固。馬援。李靖。以智免者也。馬援平越之後。謂其客曰。吾以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以爲匈奴烏桓尙擾北邊。自請擊之。既卻烏桓。復聞五溪之亂。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謂伏波老當益壯。固宿昔所懷也。寧知武臣自託人主。固在茲乎。李靖旣擒頡利。因乞骸骨。太宗許之。俾成一代之美。及土谷渾寇邊。靖復請行。非惡廢而思復進也。請以身衛國也。兵權方盛。亟舍之而去。安閒旣久。更欲盡力邊陲。皆所以弭讒閒也。功名之際。人所難言。文武異情。初終異勢。安危異置。賢者居寵思懼。知者知幾預圖。不可謂無其道也。韓信破齊而王其地。布越期固陵而不至。與援之語客。靖之請老。異矣。高帝自將遠征。信以徼侯居京師。徵兵梁淮南。而有不至者。與請行異矣。司馬公曰。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韓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

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參觀古人禍福成敗。有不爽者。人臣所當講求也。人臣事君者也。亦君所恃以立國。故選擇賢德。而登諸朝。量其才能。而任以事。推以腹心。而無猜嫌。優以禮義。而不褻易。專其任使。而不悛惜。厲其節操。養其廉恥。而不沮喪。皆以重股肱之託。維國家之勢也。爲大臣者。亦當謹身克己。表儀朝端之上。使事行可法。不可援引親比。招致佞諛。環列君側。分據要途也。不可事事自用。言言自高。見尋常功名。遂以爲不朽之業。使方正難近。諂諛日親也。不可惡在下者。不從吾意。而力攻取勝。生事造端。反天地之性。干陰陽之和。治名而不治實。澆淳散樸。以僞先天下也。不可接近浮薄深刻之士。聽其論議。以刑辟整齊天下。望隙蹈瑕。鞠人以罪。國無善士。家無完行也。不可以王道爲迂闊。求目前近功。尙智輕仁。使學術士心。日就卑薄。以小事掩大害。使人君徹大害之備。以防細微。而潛潰其國也。不可更張無漸。使專擅之迹。見于詞氣。制事在下。取必于上。而違無成有終之義。論者藉藉。毀謗遂作也。不可處具瞻之地。爲宦官宮妾之行。構巧詞。進諂容。以患失之心。興大兵大獄。顛倒天下大勢。以彌縫愆尤也。不可以美官誘匪人。使進異說。亂國是。受怨受謗。曾無改過之心。但欲與世無撻。全其倚愛也。不可魁柄上竊。服食上僭。雖有貂蟬盈坐。皆非其人。朝廷勢輕。姦宄窺覷。乘閒而起也。不可惑于異端。以教人則壞俗。以自爲則畔道。獲譴而退。不宜祈福祐於鬼神。問休咎於術士。恐致左道之謗。則不可解說也。人臣事君。旣已謀帷幄。成元功。稱佐命。此時乞身引退。超然權勢之外。雖詆訶閒醉尉。亦姑受之。雖椎埋及先壘。亦痛忍之。所以保身庇宗也。權勢是競。遇事便發。所行無非禍機。所見無非罪狀。吾得三人焉。大臣與太子連姻。

一危也。大臣監愛子軍。二危也。二危者。高類皆有之。然則爲類者。雖欲不危。不可得也。郭崇韜大功已就。羣小交與。聽故人子弟之詞。設多端自爲地。卒至據勢益久。禍機益深。向所自樹。卽以自戕。安重誨矜功恃寵。威福自爲。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于四方騷動。師旅竝興。臣主俱傷焉。此三人者。非惟禍止一身。蓋亦垂戒千古。皆不退之患也。論荀彧者多矣。溫公所持甚平。謂其有管仲之功。而能死漢室。其仁復居仲先也。愚觀彧之爲人。懷濟世之略。不得不假手曹氏。以大施于天下。學已行矣。功亦偉矣。不肯與人爲亂。雖素與共功者。一旦等諸仇讐。力不可爲。則以死請。非操能殺彧。彧自求死也。以功業達學問。以死生明天性。挈天下與人。俾所學見諸行事。而終之一死。謂之宿而成謀。可謂之臨事改過。亦可要皆君子之行也。值世路紛擾之際。功名盛大者。不死于邀非望之福。則備物寵錫。以光泉壤。彧不死此二事。而以飲藥終。量己知時。撫心蹈義。信乎爲求仁得仁也。文中子曰。死以明道。何譏切之有焉。亦溫公之義也。溫公責荀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則荀彧之圭。已玷于其身未死之前。而不能復全于已死之後也。要之論彧者。當以荀息爲比也。孔融之死。史家敘述甚可疑。意其忤操。當不在語言文字之間。史家直以偏宕目之。竊意疏狂之士。曹氏嫉之。未必若彼其深。禍甚酷。而名愈章。必有其故。世已亂矣。改玉改步之際。無可言融死之故者。以意會之。當不在荀息孔父之後也。路粹之疏。立言甚巧。蓋亦其黨裁定。一語不涉朝廷之事。其意欲使忠憤之迹。不見于後。則專殺之議。不及于操。不知此種隱情。後人瞭若目擊。何則。曹操非黃祖之流。豈肯以偏宕小過。言語微愆。殺一代人傑乎。宜

范氏直抉其心。以孔父正色目之也。章甫撻掖之士。立于朝廷。使亂臣賊子有所畏憚。而不敢致禍于其君。卽此人之功也。身雖不終。義所照灼。猶使千載之下。凜然如在。感動後代忠義之心。亦此人之功也。先君而死。旣死而君不獨存。則知未死之前。皆賴其扞禦。亦此人之功也。自公羊論孔父後。更無持議及此者。不惟世無此人。兼亦人鮮此好。故范氏此論。獨覺義之長也。稽康許允鄭小同之死。皆然也。君子生于亂世。有必避之地。有必避之人。荀文若不居潁川。必避之地也。許子將不見曹操。必避之人也。所以藏身之固也。陳蕃仕于桓靈。驅馳險阨。中與刑人腐夫。共事同朝。彼非不能決情志。明去就也。以爲君側之惡人。不可不誅。又謂舉朝之臣。汎汎東西。莫適任患。又謂漢之社稷。不去宦官。必無長久之理。己之軀命。必不與諸奄共存。奄不殺蕃。蕃卽誅奄。無二念也。一旦竇武秉政。自以爲萬世一遇。功在漏刻。詎意天下悔禍。將成復敗乎。知其事之不就。猶以身先羣士。突刃犯難。至于無生之頃。而後始忘天下。其視解組挂冠。知幾遠禍。不啻鄙夫之言也。忠于亂世。自古爲難。張華知中台星折。而不去位。或時事已傾。雖去亦不免也。聞劉卞之說而拒之。可乎。不可乎。華儒者也。守經術而怯鋒刃。以爲彌縫弱帝。驕后閒。稍殺其怒。則朝廷無事。大物不移。猶愈舉事不成。身死亡而亂不息也。然而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賈后之惡。可悉數乎。歲以彌縫爲事。將何所終。義憤所激。必有姦人起而乘之。此華之所不能弭也。所以君子臨大事。又當果斷以從義也。議者欲華抗節庭爭。死愍懷之難。則非通論也。晉史臣曰。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季札吳宗臣。不爭逆順。理盡而無施者。固聖教所不責也。若張華者。君子惜之。

惜其不爲張柬之也。柬之之義。何嘗不行於母后乎。至于使姦人爲之。則撥亂之權。不在正人君子。而亂滋甚矣。人臣處時勢之變。又不可常理論。道雖曲而通諸聖。正謂此也。竇武。何進。皆以外戚誅闖。反爲所害。然二人之事。亦微有異。武所任者。尹勳。劉瑜。皆文儒也。不能不恃握兵之臣以濟。而握兵之臣。大抵皆與宦官通聲氣者。所以臨陳一呼。張奐解體。其事遂大決裂。何進則不然。所與謀者。袁紹也。四世三公。勢旣足爲重輕。又少通輕俠。門多死士。紹取宦官。足以相當。屢陳厥謀。進皆不入。此進之失時。非事機難就也。至于交構旣成。蹤迹盡露。紹不得已。遂議召兵于外。紹非不知此事無煩外兵。如曹操所云也。又非不知外兵更生亂。如陳琳所云也。以爲進旣無勇。不可共謀。惟召外兵。以脅太后。庶幾彊濟一時。異日後患之生。別有術以禦之。不在此時之多慮也。曹操陳琳之議。事之經也。紹此謀。事之權也。經不克濟。起而行。權未爲全失。所以紹之權成。雖宦官能殺進。紹必能誅宦官。若無外兵在此。何進一敗。紹且俱死。更何人可以勒兵入宮者乎。勒兵入宮。數十年之快舉。苟力能爲之。何可自絀而不爲。紹以爲取宦官最難。若董卓者。徐而圖之。未必無策。不虞王允之功。終不克成。漢家之事。終不能振也。天下之事。有當全局入算者。有當按節徐圖者。未可一概論也。李訓。鄭注。皆由宦官以進。而能與人主同心。謀誅宦官。此剗之六三。去其黨而從正。聖人有取焉者也。事之不成。以身死之。志士仁人之所爲。卽不如竇武陳蕃。流芳史策。奈何獨施重責。與亂人同科哉。蓋嘗度之。文宗實錄。成于武宗之時。仇仕良之徒。皆在宦官之勢未滅也。不肯直訓注。而自計明矣。李德裕總裁實錄。曾受貶斥。亦未必以大義相直。所以極詆進身不正。又謂意果

謀淺。大率非平心與公道爾。故甘露一案。當以謀王事而失機。至于決裂。以壞國家之大勢。否則以不及爲罪。折足覆餗。雖死而奪其令名。猶得春秋之義。若以爲妄生事端。竊取權勢。死不足蔽罪。與崔昌遐同。則非通論也。崔昌遐之事。彊藩在外。彼此相傾。仇機毒矢。不及宮闕。不幸引之入內。俾得挾天子以征。不服。卒竝天子去之。此豈訓注之倫哉。李商隱感事詩云。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絕聲。此指殆與予同也。晉頃公會諸侯于扈。謀納魯君也。范鞅取貨于季孫。辭宋衛大夫。而爲說以懼公。祁盈執祁勝。私家之討也。荀躒受勝賂。言于公而執盈。此二人者。貪利滅義。無人道矣。不再傳。而范中行皆逐。蓋天地之氣。至于將剝。則金行用事。世祿之家。至于將亡。則貪夫生焉。金行者。天地將剝之氣也。貪夫者。世家將亡之氣也。此必然之理也。張湯之時。牽連而死者。非一士也。人主用一酷吏。則殺機已動。不獨事中之人罹禍。其氣餒所取。雖事外亦不免也。昭帝卽位。寬平仁恕成風。十餘年間。天下大變。若不知向時之酷烈者。信乎轉移世運。在人主一念一事而已。無極重不可返之勢也。商君天資刻薄。一日執持國柄。以嚴酷爲心。無先王寬大之意。法雖行而意則可誅也。先王心乎寬仁。不得已而用法。商鞅心乎刻薄。卽用先王之法。亦必盡失先王之意。況又從而變之乎。雖其爲法。亦有可用者。有不可用者。如什伍相收。而迫之使告姦。趙廣漢行諸潁川。其俗大壞。又宗室以軍功始隸屬籍。石虎。劉子業。所未爲。二事皆不可行也。至于軍功受上賞。私鬪被刑。力本業者復其身。遷末怠惰者爲收拏。以尊卑等級。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華飾。凡此諸事。未嘗不善。倘以寬博長者立。

心仁厚行之。亦不殊柱後惠文之意。但處心積慮。必欲殺人。則不可爾。故商君之罪。在乎居心不仁。必既不仁。卽不可爲人上。焉問法邪。惟君子而後可治天下。以其所習。皆仁厚之業。則所好必仁厚之行。所存必仁厚之心也。故曰。事寡易從。法省易固。則民之獲罪者少也。易所云。无妄者。動體而健用也。動體而健用者。謂欲行于中。必行于外。欲行者。斷以誠然。必行者。應以不疑。所以爲无妄也。物感自外而來。不疑之心。自內而出。是以外來之理。爲內心之主。非以內心之誠。應萬事之變。故有正有不正。不曰誠。而曰无妄也。商君之事。无妄而匪正者也。宜有天命不佑之災矣。治天下者。非不常用刑辟也。所治非一鄉一邑之人。知愚偏全。必不可齊。上之人。非力不能齊也。不以峻厲之法。遏其生長之機。俟其德洽而俗化。蒙開而政成。則不齊者齊。而民德一矣。諸葛武侯。張益州。治蜀。雖過于嚴肅。然覺悟愚迷。使醜僻有警。出死法而受生理。是以身旣往。人致思也。以此益徵商君可誅爾。人臣事君之道。其上弭亂未形。其次撥亂反治。未有挑天下之亂。而曰爲宗社奠磐石者。量錯之謀亦左矣。速亂臣以實其言。幾與楊國忠無異。學術不正之過也。儒者大惑有二。李陵喪師生降。輒欲宥之。量錯忠而見戮。輒欲罪之。是非若此。其書皆可燒也。故論錯者雖多。必以李觀爲正。論陵者雖多。必以白居易爲正。陵不足惜也。然武帝處此。前後皆失宜。始之遣陵。疑其畏敵中止。怒而驅之就道。後之族陵。以公孫敖免咎塞責之言。而怒不加察。故後人持論。多爲陵惜。因貸其罪。然陵實無可惜也。陵才雖美。旣已降敵。則疇昔之美。一時頓盡。不必更爲出脫。但當深責貳師主軍。所攻何處。而使匈奴左右地之兵。皆萃于陵。又當咎武帝。將路博德之軍。調置他處。使陵孤軍

無援。近塞百餘里。而救者不至。是爲邊將失職。然後得是非之正。若太史遷得當以報之語。未然之事。難成之功。非所當言于人主之前。况欲回雷霆之怒。救必死之獄乎。皇甫規恥不與黨人。此好名之過。君子不爲也。與君子同行。何必同禍。與君子同道。何必同名。范純仁救南竄諸賢。所以補朝廷之闕。非欲居黨正之稱也。居亂世而友善人。當問其誠與不誠。誠則所資皆實。不誠則所資皆虛。誠則益進于道德。不誠則相從于禍敗。誠雖得禍亦輕。不誠則得禍偏重。若曰。吾誓以得禍爲期。駢首而待斃。恐非人情。君子無取焉。蔡邕未嘗與董卓同惡也。朝廷大賢。雖亂賊當道。不能不用。苟不與其凶謀。不得指爲同類。坐中一歎。當以金商之對。一紀之徒。從而原之。豈得畏其有所譏訕。先事殺之乎。其爲殺善人。而滅紀廢典。非過論矣。范氏以藉梁懷董竝稱。亦邕所不受也。爲治必有變革。革之爲道。相異而不相害者也。舊俗必不可仍。故以相異爲貴。至善殊塗同歸。故以不相害爲美。是以有取于澤火。言內明而外悅。此明而彼悅也。京房考功課吏之法。漢百餘年未之行也。房創欲行之。舉朝皆以爲不可。房獨欲遂行之。又欲使弟子居外。以試其法。房居內。以達其章奏。擇官爲之。擇事爲之。此朝端所駭異。雖無石顯。亦必敗矣。又有甚不可者。凡聖賢所持者。理。理。固人所共知。雖彊暴之人。猶時爲理所屈。庸昏傲僻。時爲有理之言。所開悟。故凡事可行。京房諸奏。不任理而任術。所言利害吉凶。房一人知之。他人不能知也。爲之君者。雖喜其說之屢中。而無確然可據之理。以決其疑。故讒聞易入。且直以術士待之。而誠敬尊信之意。亦微矣。房所事何如主。冥然爲之。則知術不知道也。靖康初年。吳敏欲檢詳祖宗定制。及邇年弊政當改者。次第施行。竟爲耿南。

仲所沮。欽宗既無明哲之德。主持于內。吳李諸公亦未必有和悅之氣。兼容于外。宜乎不能行。而敗壞無已也。況妄興事端。若房所爲者乎。君子爲學。當使身世兼資。本末共貫。彼偏至而畸立者。高論有餘。實用不足。一旦出爲世用。其所資以自營者。如構屋而無鑿契。未可善世。而反誤世也。如王衍者。口不論世事。雅詠玄虛。適然自適。以此自爲。何嘗不善。而後進慕之以成風。人主用之以當國。非其志之務華也。非其身之招權也。然被以大過。而不可辭。所資之學。原不純粹中正也。學既偏矣。又值世方大亂。生平所資。纖毫不可施用。至于頓首賊庭。以乞餘生。豈不惜哉。何晏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則美而多僞。管輅比諸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觀晏之生平。所不見者多矣。時人翕習歸服之人。已服矣。是以不求更進。益遂其謬。至于殺身而後已。此二人者。皆名之爲害也。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深忌也。故天地之間。無全名。若俗情所尙者。譬猶蠅也。臭腐所在。則爭趨之。如遇馨香之氣。將不驅自遠矣。古之道術。不止一家。士之爲學。不憂其僞。而憂其雜。後之道術。雖出一途。士之爲學。病不在雜。而反在僞。夫雜猶有用。僞則何用哉。且僞則未有不雜者。是以雖由經學入官。而有法李悝。計倪爲政者。有兼釋老立言者。皆由學術好名。使僞者竝進。其根結于人心。而不可解也。故吾因二人而竝及之。元載專權。引文學才望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自代。而楊炎遂爲載所累。王叔文專權。知杜佑重位自全。用以主度支。自除爲副。佑遂爲叔文所累。此二人者。皆好美官。而不遠小人故也。天下之理。相違者必相成也。相從者必相削也。爲名必失實。爲實必失名。然二者實相益也。爲是必去非。爲非必去是。然二者實相資也。違而有成。是義以成仁也。盜名

者必竊實。盜實者亦竊名。乃名實相賊也。偏是者必藏非。偏非者必害是。乃是非相戕也。從而不廟。則仁不害義矣。士大夫好進者。必不能遠小人。惟淡于名位。然後卓然自立。管寧所以默遼海。而全其堅貞也。晉侯欲去羣公子。士蔣擇其富且彊者。先去之。故用羣公子之謀。以去富子。又以其法去游氏之二子。蓋富且彊。宗族所共憎也。以衆惡去富彊。則富彊必去。而羣子勢弱。弱則其人亦可去矣。晉之公族。所以同歸于盡也。獻公若是其忍乎。懲曲沃伯也。曲沃既覆大宗。復驕蹇其詞。請命于朝。王靈不振。受賂而許之。無一語詰其奪宗者。晉之子孫。習見其事。皆懷殘忍之心。是以獻公爲此不疑。然而他日。申生、奚齊、卓子、子圉。皆不得其死。夫誰氏之子與。又經驪姬之詛。特廢公族一官。數世之後。知其不可。乃盡用卿之適庶。使世其權。權有所歸。而後此之公子公孫。又聽命焉。晉所以終亡于六卿也。試取全局觀之。前入用心。所以殘忍若此者。全其所愛也。本宗孤而無輔。世卿彊而久據。是賊其所愛矣。孺子之愛穀也。盛之以雕籠。食之以玉粒。弋飛蟲以爲侑。挹清泉以爲觴。惡畜狸之相伺也。則杖擊而遠之。不數日而穀斃矣。是愛而斃之。非忍而斃之也。古今以愛相斃者多矣。惟明主而能全其所愛。關主則必賊其所愛。猶孺子之愛穀也。宋襄公之母之罪。未必甚于魯莊公之母之罪也。然莊公可于練時。錄母之變。可以母道致送終之禮。襄公之母。雖其子爲君。求一返故都不可得。此其故何也。文姜雖得罪宗廟。未奉桓公之命以出。故子不得議母之刑。宋桓夫人。見出于其君。既絕于廟。不可復返。故子亦不可改父之刑。生不得歸就其子。死不得爲之服也。然范氏謂子母之義。終不可絕。生致其孝。沒盡其禮。此後世事出母之儀則也。大叔不義而

得衆。莊公處心積慮，成於殺弟。聖人奚取焉，而存其詩也。一國三公，世所當戒。食土之毛，感私恩，背公義，法所當懲。鄭人昧於大義，猥見武姜之愛莊公之，不怒相與美其技藝，誇其親暱，惟恐不至。然莊公之師一出，而叛叔者競起，向之珍重愛慕者，皆焉往哉。歸正之心，捷于枹鼓，邪僻之黨，不勝公義也。陳蔡方睦于衛，石碯遙致一言，取州吁如探囊，慶父之權，殺君已成，國人不與，不能不出奔也。大義所在，人心皆同，雖有亂賊，莫能抗也。此可以決事機之成敗矣。爲人臣子，知夫不義之衆，原不可恃。至親之恩，原不可怙。父母憐愛之私，卽異日司寇之案，惴惴小心，辭寵守約，豈惟免于取諸母懷而殺之，而失教之譏，亦不以累上矣。此聖人垂戒之惜也。詩載晉鄭二叔之事，一成一敗，皆爲後世戒也。宋之義康，鄭之大叔也。齊之常山，晉之桓叔也。其所以成敗，視大宗彊弱，非有義也。要之國君之子，不可失教。驕愛極而背亂生，自失教始也。裴子野之論足法矣。救災恤患，古今通義。黎侯久寓于衛，衛人莫恤。黎之臣子，怨而歌之。其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又曰：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微其事者，以事告人，而人不有其事也。微其身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也。欲託于人，而人不有其事，不有其身，固爲窮矣。所託之人，獨無人心乎。人事輕重高下，豈有成法，皆天理之節文也。天理所在，節文自生，其不及此者，在家必替，在國必危。宋元公意如之外舅，而求納魯公，賢者舉事，正倫恤患，不私親暱，故足法也。爾時預魯事者，齊侯無信，晉人助亂，自謂莫可誰何，以後事論之，魯未亡而齊晉先亡矣。大義不明之禍，豈不烈哉。虞卿捐相印，以急魏齊之難。太史公曰：庸人且知不可，況賢者乎。以愚觀之，虞卿著書人也。魏齊下品，以身從之，雖捐相印，不足蓋愆。卿蓋

欲捐相印久矣。借急難故交之名。遂捐之耳。六國將相。不難于受。而難于辭。不難得于初。而難善其終。蘇秦樂毅可鑒也。卿以遊說之身。至于封侯。此智者勇退之時。第恐抗志太高。必受維繫。適值抗憤之名。可晦逃榮之迹。所以超然人世。著書怡神。萬乘之君。不得而縻係也。當時之人。好奇節而薄廉退。雖捐相印之美。猶引急難爲重。未嘗知卿心。太史公亦因之。然卿卽借是以善藏其用也。魯仲連之時。其事益難。故虞卿猶可去。仲連必不可受。要之兩人皆同心也。故曰。參合古今之事。得庶幾焉。揚子曰。能參以似者爲無難。此論世法也。歐陽公論易。以爲象數之學。非文王惜。文王因易中陰陽之理。以括天下事物。而發明其吉凶。使人知所趨避。非爲象數以占筮也。此蓋與邵子竝時。而薄其說者。朱子啓蒙一書。詳言象數。則朱子亦未嘗以歐說爲然也。夫筮卦之法。卽初爻所得一畫。而在圓圖之左右已分。其畫爲奇。不復居右。其畫爲偶。不復居左。此卽人之初念。善惡分背之象。初念爲善。卽在君子之列。初念爲惡。卽入小人之羣矣。自此畫數累增。時陰時陽。極于十有八變。然後卦成而吉凶分焉。天道不遽限人。以無可逃之數。人自趨于數所必至。莫能逃爾。不至內外之變俱盡。皆在可以轉移之數也。此天心愛人。見于象數者也。朱子啓蒙一書。爲當時撰著之法。多有不同。如郭氏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乃六拗而成卦。不應五歲再閏之義。故參伍錯綜。計之亦多不合。知其非天地自然之數。旣非天地之數。其理必不合于天地。所言吉凶。亦當有誤。安能教人趨避哉。若啓蒙之法。變見錯出。縱橫離合。無不同者。乃知爲天地自然之數。而吉凶亦不爽矣。此人事得失。係于象數者也。且河圖之法。陽內陰外。內君子外小人也。洛書之位。陽正陰

偏。大人麗正。宵人側忒也。陽大陰小。陽饒陰乏。陽用全。陰用半。君子之用無窮。小人之技有限也。天地之氣。至乾而分。至坤而翕。分由長而來。翕由消而極。雖陰陽平分。而六十四卦。皆統于乾。則知陽能統陰。陰不能敵陽。此尊卑大小之形。扶正抑邪之義。存乎象數者也。若獨取詞章。盡去象數。是天心之仁愛。不能有益于人人。事之知幾。不能有益于身。天地閒自然之尊卑損益。不能資之以明道義。獨與一世君子。談盈虛消息所見端。而不顧盈虛消息所由來。未可謂知易也。太史公感慨不平之氣。祇可自爲一書。不當發抒其悵。以論古人之行事。以天下公理。發私己憤懣。聖賢立言不爾也。觀班史嚴、朱以下四傳。其相次亦似有意。蓋有嗜進喪軀者。卽以誕節全生者。正之。有中才苟容者。卽以狂狷自厲者。矯之。其悵似乎以相反之迹。警省天下士也。陳壽蜀人也。憤歎宗國之意。夫豈無之。觀其爲武侯作傳。以校定諸葛故事一篇。載于其後。以議論錯出敘事中。然後武侯之心。紆徐而盡達。蓋興亡之交。有難直陳者。故必徵文見意。此亡國大夫立言之體。陸機辨亡。其悵不殊。萬世而後。當深觀及此者也。其論功業。則曰蜀中無將。論文體。則曰所與言者。皆凡人下士。所謂定哀之微詞。曰無將者。尊宣祖之雄略。曰凡人下士者。避上國之光華也。其曰無身之日。則未有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以此見武侯之心。未嘗以相國怙寵自逸。雖天命有定。猶必以人力爭之。又曰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益于當世。以此見武侯之學。可以致君王道。以公誠立萬世之則。非若師昭父子。幸其君孱弱。窺竊神器。又非若鄭沖。何曾。依阿泆認。視君國興廢。可以朝趨市門。迨暮則散也。蓋旨趣在文字之外。俟有心者。深思而

自得。非若他史書。可以焯然表見。無不盡之言也。時爲之也。將略不長一語。史家以爲毀亮。因之詆壽。不亦淺乎。二氏之書。山林遁世之士。所以蕩然肆志者也。身膺名教。位屬瞻望。而口之所談。家之所尙。莫不浸淫及此。此非直身家之憂。乃世道之憂也。三四十年前。搢紳之士。薄先王而崇迦維。身居朝端。心儀西竺。謂之咎徵可也。班嗣好老莊者也。友人索其書。拒而不與。以學步邯鄲爲喻。真知道之士哉。惠遠自是高僧。但就彼法中開導。亦有餘矣。而集縉素爲社。至百有餘人。震動山谷。居然移書太守。邀求入社。則妄甚矣。蓋僧縉好名。欲爲人所不能爲。而淺中弱植之流。羣起附之。以句殘膏剩馥之名也。陶公雖與遠交。而不入社。此公素不好名。自然不向此中作因緣也。可笑謝靈運。規求入社。而爲此僧所拒。只此一事。可觀靈運胸中。全無道氣也。

釋志卷十八

廣徵篇第六十

記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誠也。又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然則天下國家之事。皆當實有其理于身。身之所具。必得事理之極致。而後可措諸天下也。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龜策所以決羣疑。不爲知幾者設也。故無其事。不必求其類。有其事而不識其類。未有能致遠也。天下一事一物。皆有義理之極致。非窅冥無可指視也。求諸天命人心之本然。盡其理而處以義。得其至當而力行之。至于純熟無閒。斯謂誠矣。所謂極致者。事理之中爾。中不擇事。小大皆有之。中不相襲。因物而往附焉。中無定用。無適而可忽也。道義有消長。人事有得失。氣運有盛衰。前乎此者。不能盡出一法。或以人事勝天災。或以兵力平世亂。或以王法正人倫。或以正道闢邪說。或以古法治今事。或以後車鑒前轍。要使已壞之人心。自我挽回。若巨防障狂瀾。將絕之義理。自我宣明。若白日照幽暗。內不顧私己。外不牽流俗。而後能有益天下也。夫斷木爲棊。梳革爲鞠。莫不有成法。古之王天下者。制器尙象。自無之有。觀遠察近。畫爲成法。以授後世。頤然觀仰。羣然取賞。無不愜于心。無不給于用。無不周于變。要皆因天地百物之理與象。而非聰明智巧所揣摩也。君子修身成務之業。亦當如是。取古人良法。備今時事用。或因事爲師。或推廣取義。要皆不違乎天地萬物之理。猶夫制器尙象。兩目

相承而爲網罟。下動上悅而爲舟車之類也。然而聖賢之學不止于此。蓋內外交相養也。動靜交相養也。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無以立本。動而不察。無以致用。不忘百姓之病。是以不忘帝王之功。不忘帝王之功。是以不懈夙夜之學。夫豈補綴于此。滲漉於彼。小成其道。卑陋其業也哉。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所徵者廣。可信不疑。寧博聞之爲貴。與人君卽位。必紀元以首事。所以出政令。別先後。俾臣民有所奉。史策有所據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所謂仁也。卽位之初。不以一紀。而以元紀。欲其以仁宅心。政令皆從此出也。自古及今。嗣君卽位。必踰年而後改元。蓋臣子之義。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改父于一歲中也。楊駿輔政。未逾年改元。後知其不可。惜于前失。令史官沒之。明年復改元。其闡于古義。固無足怪。宋太宗賢君也。一歲之中。既稱開寶。又稱興國。變逾載恆制。急正始新令。終始之義。不明。似乎攘其所有。亟于自帝。不宜在盛世與賢君也。秦漢之君。有後元之號。議者譏其非重始之義。漢武帝因事立號。數年一更。改元之法。又爲之變。有一君而十餘紀元者。王通曰。改元非古也。其于彼心自作之乎。胡氏曰。歷世無窮。美名有限。不若編年之爲正也。今立號既久。古制亦不可用。明代之君。不再改元。爲可法也。齊桓公先子糾而入爲正。晉文公後惠公而入爲正。所以異者何也。無知者。先君之賊也。承雍林討賊之後。故可先入以居其功。奚齊卓子。先君所命。里克起而殺之。此時先入。是與聞乎弑也。故以後入爲正也。漢大臣迎代王。齊桓公之事也。故宜速赴。不宜猶豫。楚觀從召子干。晉里克之事也。故宜遲回。不宜決起。宋昌勸文帝。舅犯止重耳。非能有先見也。明其理而決斷焉爾。漢文帝有所迎而入者也。元

仁宗繁所適而入者也。義之所在，不約而同也。若元之文宗，大臣爲之內主，而嗣子失其權，乃里克之事。幸而成者，不可以常理論也。隱桓之論，二傳絕不相蒙。先賢所以博觀義理也。公羊之說，宮闈貴賤通論也。穀梁之說，長幼先後定序也。公羊所據者，大國之女，有手文之祥，來歸于我，不可以卑位處之，故以仲子夫人爲正。夫人既正，則隱雖長而絀于貴，而賢無論。蓋世及之禮，長與貴皆有定次，賢則無定名。從有定者與之，所以止亂也。穀梁據諸侯不再娶之義，而以仲子夫人爲不正。夫人既不正，則隱桓貴賤不殊，而隱爲兄爲長，當立而不居，是出于讓，非出于義也。讓者小善，義者大綱。以小善害大綱，亦當從不正論。故舉三端以正其失。一曰以惠掩義，一曰以邪妨道，一曰探尊者之誤而遂成之也。二說皆有理，顧後世所用之宜何如耳。詳觀此案，宮闈之內，定不可逾越先王之禮，而假借名器魯國之事。因禮制既逾，名號遂疑。公子翬始有奪此與彼之心，是以菟裘不遂，鍾巫遂及，端本正原，惠公不再娶，則仲子不得爲夫人。所有公子皆隱弟也，亂無由作矣。惠公假借名號，使有配嫡之嫌，人情疑貳，亂賊生心。穀梁謂之邪志，豈不然哉。手文之祥，適爲兆亂，非有天命也。若隱公者，以國與弟，而以庶子自處，且明庶子無承先君之道，而有攝嗣君之道，幼則攝之，俟其長而歸政焉。蓋攝有二義，童昏不可主鬯，則攝之，恐彊臣懷二心，則攝之，有長君者，二禍免矣。隱爲萬世立法，非但率潔清以去國，是以春秋中賢之也。春秋書奚齊曰：君之子，變稱子常例，而繫其君，穀梁謂國人不以爲君，其義可不君也。胡氏曰：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子之也。非所子而子之者，不能使人亦子之也。合二義以觀愛之適，以禍也，尊之適以危也，其不能得之人。

者。雖彊行一時。仍失據身後。可以破溺愛之私。寵授之偏矣。宋有公子馮之釁。而華督動于惡。晉有重耳夷吾之釁。而里克動于惡。宋有湘東三王之釁。而壽寂之諸人動于惡。亂臣賊子。未有無郤而動者。有國家者。先事而圖。不以郤示天下。則亂心不生。亂事不成。所謂先事而圖。亦無他術。明禮而已矣。蓋爲治者。以禮鞠養其人。以禮扞衛其人。制其等殺。示以樽節。使物不窮于欲。欲不淫于物。所以養也。享獻以訓恭儉。燕好以示慈惠。玉帛周于境外。等級肅于國中。使兵革不見刑辟。可省四民不遷其業。上下之分。無所倒置。人倫親疏。皆和順雍穆。無慢棄之過。所以衛也。故禮者社稷之基。治安之本。晏子對景公是也。中葉之君。亡禮于微。害成於著。亡禮于身。害結于後嗣。至其一旦。固不可救矣。杜預以衛君拒父爲不義。故衛賸得稱世子。趙鞅爲義。齊國夏在不義之列。公羊穀梁以爲義。雖石曼姑衛之臣子。亦可帥師拒亡人也。此後鄭玄江熙各持一說。范寧注穀梁。亦不取穀說。而云傳義未喻。夫此事旣折衷孔門矣。然猶傳此二義。故知是非之際。審定爲難。以今觀之。公羊所重王父之命。杜預所重父子之倫。父命時宜也。天倫定理也。二者相校。定理爲長。夷齊之事。一尊父命。一重天倫。適與二說相符。觀二人皆不有其國。所從者定理也。故范寧違傳從杜。胡氏亦從杜。而引孔門言爲徵也。孔穎達曰。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輒。然則輒之立也。據周禮適孫之文。非有靈公之命也。其拒父也。緣可立之勢。貪得位之樂。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敕也。穎達所疏杜預之義。故深駁王父命之一言。以伸杜氏之說。宋襄公納孝公亦然。嬖臣爭權。先君之殯失時。鄰國聲其罪伐之。是仗義也。公羊所以義宋襄也。然孝公者。武孟之弟。桓公以私愛屬諸宋。非正也。

武孟既立齊有君矣。伐正而納不正。故惡其助亂。且伐喪也。穀梁所以不義宋襄也。亂長幼之序爲重爭權爲輕。當從其重者責之。故胡氏亦從穀梁。與衛事同。古今之事。參伍觀之。乃見其極則。上士所順者德也。下士所順者意也。衆人欲有益于其儔。賢人欲有益于其世。聖人欲有益于後世。國夏曼姑之流。所益者其儔也。奉先君之命以伐亂。所益者其世也。不以一時之重。易古今之重。所益者後世也。此論事之準也。爲其儔立說者。衆人也。爲其世立說者。賢人也。爲後世立說者。聖人之徒也。亦論人之準也。齊文宣之狂暴。一旦身死。二弟不利。孺子夫復何疑。如人家祖父不尙禮義。不幸子孫孱弱。族之彊者。卽欲奪其所。有不惟習俗使然。亦好還之理。所恃者宰輔忠誠。臨大節不奪耳。然爲二叔者。位尊地偏。爲宰輔者。主幼時艱。此時兩家之事。必有一敗。敗則不在驍雄之王子。而在迂緩之儒生也。夫孝昭者。旣已行之而效。將死之際。不思兄子誰殺。而欲人之免其子乎。蓋大權入手。自以爲萬世之安。寒暑未周。身若朝露。退思所爲。悔之無及。姑爲好言。以慰後起。冀以深悲之旨。幸免于萬一。然而必不可免者。其定勢然也。亦足鑒矣。夫事之成敗。雖不可知。就其發見之端。而定勢已具。其合于人心者。卽合天心者也。其不合人心者。卽不合天心者也。成不成未可知。而天人所助。必可知也。所謂天人之心者。高卑上下。各稱其職。智愚好醜。各用其誠。知代置之理。則微賤不可棄。謹倚伏之變。則猶豫不可弛。不期效于前。不責報于後。庶乎有逸豫無險難矣。後之君子。居心不淨。常爲情所亂。情旣亂。則知必紛。日以其知。假借義理。日以其力。役使羣動。悅之以威。誘之以利。然而大業不可誑立。微物不可術欺。事將成而物敗之者有矣。事將成而已敗之者。

亦有矣。夫合耦仇匹。天之道也。無天下皆愚。我獨任智之理。無天下皆弱。我獨怙彊之理。君子處此。必也。小其心而大其識。是以能合天道。集義者所以大也。依仁者所以大也。大則所如皆順。否則所如皆逆。惟君子而後能處順也。晉惠公在秦。秦伯許釋之。晉侯之意。但欲鶻突一歸。呂甥爲謀。先立君子于內。而後迎君子于外。以示人心和睦。國勢彊盛。備禦修舉。鄰好敦固。安詳寬綽。無周章失措。苟且乞憐之態。見于國人。所以軍敗君獲。尙能立國也。蓋抱空質。猶是下策。而舉措不亂。足以服人。雖其對秦伯之語。一恭一倨。總曰不憚征繕。此特舌戰爾。所以立國。不在此也。呂甥可謂知士矣。謀立新君。以免舊君。救君於危。策莫善此。宋襄公用之。厥後廉頗請之。王旦請之。明景泰行之。皆呂甥之智也。然亦有不同者。晉惠在秦。宋襄在楚。皆君有別立之意。臣奉行之。非出臣下意也。故君還而不怒其臣。如鄭公孫申。明景泰帝。君無是命。居國者以意爲之。所以舊君懷憤。姦凶肆戮。此亦不可不辨也。春秋之義。高子臧之節。許季札之仁。子西子郢。皆稱美簡冊。而責子干效死不立。蓋爾時因亂得國。鮮能善終。或見弑彊臣。或見誅舊君。其復國而安之者。未有非其舊主也。惟負芻展輿。遂取而自有之。若明之景帝。既不能爲子臧季札守節不移。又不能爲宋目夷讓而不有。甘以其身爲曹負芻。莒展輿。勢必出于南城之錮。以釀奪門之禍矣。然尙有可救者。甯武子宛濮盟書。闡發內外同心之理。俾行者居者。耦俱無猜。蓋欲衛侯詳味書中之意。上下相安。豈知其君含怒不解。掩國內無備。而渝盟去其弟。是武子之盟。欺國人而瀆明神。于國事無毫末之益也。景泰之末。于忠肅身在事中。不便以宛濮盟書。主張朝端。其他預密謀者。皆小人。誰能引古義斷事者。是以豪

帥漏諫于獸。犬忠樞踵禍于元咍也。通鑑載韓琦請太后還政。太后遽起琦。卽命撤簾。簾旣落。猶于御屏後見后衣也。嘗疑舉事太遽。當日未必若是。後世亦不可復行。本傳則不然。琦先白請內批。某日更不御殿。然後令捲簾撤坐。英宗猶曰。莫未否。琦曰。已得手詔矣。如此君臣母子之間。各循禮義。未失歡心。始爲事之可行。書之可信者。通鑑所書。何鹵莽也。故曰。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宋有兩大案。不善用之。皆足誤人。濮議一案。以子無爵。父一語。奪人主天性罔極之恩。勢不免齟齬于當年。亦未必取法于後世。當時中書所據者。儀禮喪服之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以此爲稱父母之據。不思二禮所云。爲其父母者。乃詞窮而無可易。故道其實以成文。不當舉以爲據者也。中書據之。乃曲說也。持此以亂正義。宜當時諸公之不服也。又引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其說近是。然宣帝。光武不及所繼之嫌。故得遂其尊稱。濮議之時。太后固在也。進濮王爲皇考。置太后何地。中書獨未之思邪。惜乎此論未決而罷。使後生不見禮義之定案也。愚謂人情隆於所生。未爲大失。然不可謂非私也。爲臣子者。必欲求其據于典禮。以明其非私。故其說反多穿鑿附會。而不可爲典要。避私之名。而有失禮之實。非所以愛君也。胡不俟太后賓天之後。議之以所生皇考爲定名。明示天下。以不容己之情。則于禮無憾也。蓋曲說不敵正禮。真情猶可敵之。若夫明之睿宗。猶唐之讓帝。元之裕宗。未嘗一日爲君。自不能亂正統。禮之秩序固在也。兩統之說。毋乃太激乎。紹興一案。金縢帑藏。輸于怨家。加以名號不正。此忠臣義士所痛心疾首也。然欲壯國威。卽當修備。修備之道。先明大義。以一人心。至于施爲之際。亦當權其先後。辨其

名實。先者內治也。後者邊功也。恢疆復仇者名也。秣馬養兵。愛民足國者實也。先後名實。秩然不紊。卓然有效。而國勢立。非獨任盛氣直詞。遂可威服境外也。有宋不然。人君晏安之好。牢不可破。國家財賦所出。益以日削。民間供億之苦。漸不能勝。李綱疏陳買馬。陰以內批立限破之。所云大軍月椿錢。東南已不堪。而怨謗作矣。況他徵發乎。夫無馬與餉。何以用兵。無兵何以恢疆復仇。此勢之必不成者。所以姦臣敢行其意。而誑之。誘之。迫之。怵之。翻有似乎從衆心之所同。是以能與天下正議。論爭是非也。如木腐蟲生。病不在蟲。而在木也。然當時慷慨激烈之論。亦未嘗託諸空言。蓋講明義理。使萬世下知和戎不可恃。國恥不可安。苟延一綫。不可立業。大勢一傾。百難竝作。雖有智者。莫能措手。人君常念及此。制治保邦于平日。寢苦枕干于臨事。勉圖中興之功。不遵覆車之轍。則當時諸公。抗顏力爭之益大矣。宋襄公母既出矣。而爲太子如故也。其自請桓公。欲以國讓目夷。卽漢東海王之意。目夷不受。桓公亦不許。足以徵光武之失矣。三代以上。易樹子者。內有大臣不服。外有疆鄰致討。是以母雖出。子猶不廢。漢唐以來。母廢而子亦不安其位。夫婦之道既苦。父子之恩復絕。胡不以宋桓公之事正之。太子別居。廢嫡之兆也。申生曲沃。楚建城父是也。公子別居。耦國之兆也。桓叔曲沃。棄疾陳蔡不羹是也。故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不易之理也。太子不可將兵。正于里克之諫。四皓之謀矣。溫嶠執轡而止明帝。不啻申言之。更有可慮者。魏太子擊齊。而左右啜汁者。皆勸之戰。乃知不威不孝之譎。既屈于理。而勸戰啜羹之望。又迫以勢。合二事以觀。太子決不可將。君亦決不可使太子將也。宋孝宗時。陳亮建議。用肅宗命廣平王故

事以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整旅建康。北向以圖中原。亮徒知唐史有廣平之命。而不察爾時東宮。非廣平比也。肅宗與廣平俱在軍中。雖有撫軍之命。猶之乎偏將耳。進退誅賞。仍取上旨。孝宗深居九重。太子將兵于外。可引廣平爲故事乎。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閒之差。當不啻千里也。觀光宗他日。兩宮之禮。尙爲讒邪所閒。子道不終。若使專命于外。羣小從而導之。禍機所伏。當有更甚者。晉陽之甲。可見諸父子閒乎。始事者。何言之易也。古者元舅就國。皆天子爲之經理。王命申伯。其禮可謂備矣。然備禮遣之。不使與聞政事于朝。所以無西京王氏。東京梁竇之禍。又以見先王慮事之周也。蓋人之生也。非以力代食。則以事稱餼。雖里巷之恩。一飯不可幸致也。勢之最捷者。無如外戚。故幸之最微者。亦無如外戚。據已重之勢。取必新君。屈人主之尊。致禮權貴。以一家之寵。望後進之途。以衆情之憾。求一姓之疵。苟一人有敗。則舉族全墜。此最危之地也。故外戚榮不再世。替輒沈族。豈非道家所忌。盈而必覆者乎。第五倫請封侯。以富之。勿以職事任之。洵越人箴砭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賜魯重祭。禘于周公之廟。以祀文王。而周公配之。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周公得配享文王。以是爲尊。周公云爾。又云。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諸侯不得用天子禮。而魯與周同祀。同配。亦以是尊。周公也。此見朱子詩注。可信不疑者。然非謂世世可通行也。明堂位之文。魯君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每歲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大路龍旂。一如天子之儀。其說原不可信。安知非王莽時。羣臣妄撰。以實居攝之事乎。王安石說此義。謂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微窺其意。竊爲此說。幾幸他日。寵錫殊禮于其身乎。甚矣此公

之妄也。程子謂成王賜之。魯公受之。皆曰非禮。所以折安石之妄也。公羊論魯郊非禮。胡氏從之。朱子亦從之。蓋春秋注云。魯之郊禘。惠公請之。猶未率以爲常。僖公始作頌。以誇其盛。則知其僭不自魯公也。又考闕宮之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未及郊祀。豈有世舉其事。而奚斯略之者。詩中所云。龍旂駢犧。固已屬諸莊公之子矣。益知其僭不自魯公也。春秋之時。以魯爲有道之國。諸夏資禮樂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衰之一語。必不爲魯公言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未嘗指摘魯公。而目言之。魯之子孫。必待卜吉後郊。不吉則不郊也。先儒謂禮不當祀。故待卜也。若是祀之命受于成王。則禮所當爲。何待卜哉。又以知其僭不自魯公也。所以朱子之書。不言成王無是賜。第云後世之失禮。譬如梁孝王得用天子車旗。終其身而止。子孫安得承用之。故曰。魯郊非禮也。然則程子之說非乎。曰。程子之論。蓋準諸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雖周公尊親。猶曰非禮。況不若周公者乎。蓋不爲安石起義。論理亦當如是。若夫鄭氏之說。魯所郊者。蒼帝靈威。仰非昊天上帝。范寧注。穀梁亦從之。其說出緯書。非經義也。萬物各有愛惡。生殺之情。放而縱之。莫可極也。在上者爲法以齊之。非直禁切其縱。所以默全其生也。耿純欲避朱英之恨。光武爲徙封。袁宏論其非畫一之法。然處事之宜。又當以光武爲中。若持高論以齊末俗。恐一旦不能止其妄發。然後用國法治之。其株累多矣。可徙則徙。兩家皆受其福。朝廷之法。猶屹然在也。此亦禁于未然之指也。御車者待其已奔。則無救于僨。操舟者待其已沈。則無救于溺。先事而弭。以光武爲得其中矣。夫又用三德。書之指也。時乘六龍。易之指也。威福予奪。抑揚進退。各有深意。總以納天下于

中和治法出于中和則無偏黨矣託孤寄命蓋國家不常之事春秋書季子以賢之書來歸以喜之宗臣之義如是焉已矣孟子曰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易位之說無乃太甚姦人援此以陷趙汝愚則其流弊也伊尹未嘗有放太甲之事也營于桐宮密邇先王不居宮禁而居山陵以動其孝思發其天性好事之徒以爲放焉成王初朝羣臣于廟其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嬖嬖在疚言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先王之思不待密邇山陵得之此周公所遇賢于伊尹也霍光受命與伊尹同而微有異者昌邑非昭帝命嗣也賢則當立不賢則不當立其立之非有所私以親與也廢之非有所忌以不賢奪也尹復辟而光易位其心則一也無伊尹之志而篡者桓溫是也海西之命有所受之不惟臣下不敢議卽太后亦不得輕議也況誣以宮闈之事愚天下哉故桓溫者古今漏網之人罪在不赦者也桓溫之罪與徐羨之三人同三人討而溫免簡文之政不如元嘉也後代有伊尹之志者其惟韓琦乎韓琦處兩宮閒復有任守忠媒孽其旁而調護誘掖無不盡其苦心至于彗出復沒言者多以爲憂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此無他英宗之命受于先帝非太后所可廢置見之眞而守之固他何知焉琦之處此更無他術必誠必恭而已不恭則有居功之意兩宮皆不悅不誠則同列不相信小人得而閒之若韓琦者乃可臨大節而不奪也仗節死義之臣因國家多難而後有不可嘗試也平居無事有能輕爵祿者必不避艱險有能抗權勢者必不畏死生臨難仗節死義卽其人也宣帝以蘇武堅貞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及其卒也圖于麟閣明著中興輔佐其尊之也至矣憲宗知白居易家貧用姜公輔故事以學

士兼參軍。便養其體之也。周矣。此皆位不甚尊。優禮獨隆。所以養人之氣節也。氣節之臣。用于朝。必能逆折姦萌。潛消禍本。天下晏然。無主憂臣辱之事。其人亦以功名終。亡何在事前者。無所見而不能知。在事中者。有所蔽而不能察。在事後者。禍已成而不及悔。不可不于無事之時。任用其人。以消弭天下大難也。天下禍亂之幾。苟露其端。未有不至極盛而後已者。迨其已盛。未有不消滅也。呂后之虐。高祖末年。有其端矣。陳平善計。知勢不可遏。故封呂之事。順而從之。至于假子正位。宗黨橫恣。則其氣發洩無餘。從而決去不難矣。故用陸賈之謀。決之而已。當方張而抗迹。必有不測之禍。爲社稷憂。白馬令是也。幾至不能決斷。必有小人起而承之。以亂易亂。而禍亦及社稷。齊王罔是也。籌度精妙。百不失一。大業絕而復續。天位曠而默延。古今二人。陳平狄仁傑也。儒者論世。或舉仁傑以責平勃。亦未盡然。仁傑天后所自相也。平勃高祖舊相也。其情已不同矣。仁傑斡旋。在天后既倦之後。平勃順從。在呂后方張之始。其時又不同也。仁傑不生。郝處俊之時。所以復唐。平勃不蹈褚遂良之節。所以安漢。事之成功。能扶大義。而不悖于義者。寬爲之途。以養徇公之氣。君子之心也。苛論刻責。奚爲哉。王者用賢。當養其聞望。歷官既久而任始大。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不可開驟進之門。長奔競之風也。宣帝用蕭望之。先試守郡。又自九卿左遷馮翊。使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張嘉貞對玄宗曰。昔馬周徒步謁人主。太宗用之。能盡其才者。由及時也。周年五十而沒。向使用之稍晚。則無及矣。陛下必用臣者。宜及其時。百年上壽。孰爲至者。若血氣既衰。無能爲已。用宣帝之法。則恐歲月易邁。有大才而不克成功。如嘉貞之言。

恐躁進者。僨轅破車。亦未必能盡其才也。必也。人主待士。常恐不及其時。十旬九遷。不爲速。士之自處。常懷不敢僥幸。白首郎署。不爲晚。則兩得其道矣。漢之徵賢也。詔下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故龔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哀帝曰。大夫乘私車來邪。有詔爲駕。是賢者就徵。皆得乘傳也。桓帝以安車徵韓康。康辭安車。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不知其徵君也。欲修道橋。而奪之牛。使者知而欲奏。康爲請乃免。是漢之徵賢。不獨爲駕。且遣使也。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祠以中牢。是漢之賢者。雖不受祿。得存問。賜予縣官。終其身也。賀知章辭官歸吳。君臣爲詩以寵其行。玄宗詩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是古賢去國。其君欲留之不能。旣去而深惜其去也。後世不重廉退之節。亦無優給之賜。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以徵逐營求得之。以詭隨繾綣守之。雖有挂冠神武。抗志箕山。過六百石。輒自免者。人主無由知。公卿不同好。此人褰裳疾足。惟恐見羈。縱復經營管寧之消息。圖畫宗測之形像。益增其愁懷。若爰居之鐘鼓也。此今昔之不同也。漢元帝不用馮野王。此中主之私。非大公之道。王道正直而已。不可以賢賢之故。爲加曲私。況以曲私之故。舍賢避之乎。以親故避嫌。是未嘗直知其賢也。如不真知其賢。則用與不用。不甚相遠。古之用人也。取以天下公論。試以當官職事。有黜陟以勸戒其人。有賞罰以稽覈舉主。何憂薦引不公。官常不勵乎。稠人廣衆之中。一言知其善。則摻袂而亟取之。兄弟

之國十。同姓之國五十。而天下不以爲私。近不失親。遠不失舉。而天下義之。稱其仇不爲詔。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而舉朝歸美焉。若之何避親而棄賢也。至寶在天地。誰不知之。所以不甚愛惜者。妬其非己有也。美物在天下。誰能私之。所以必欲彊致者。懼其爲人有也。庭有嘉樹。樂封殖之。嘉樹生于道。周莫爲封殖。謂無益于己也。登千仞之峰。不自知其高。俯而下視衆山。如培塿。人物如蠢動。而後適然自喜者。樂其相下也。若不以公理爲心。則用之與舍。其失同爾。崔祐甫曰。非親與故。孰能知其賢。鄒浩曰。用人之法。恤公議于獨斷未行之前。謹獨斷于公議已聞之後。持此道以用賢。則公私之見。皆屏除矣。望之恭顯之事。乃書傳中君子小人相傾之始。從來外戚中官。如輔車相依。所以終始一心。必不相負。宦官邀寵。必因緣動戚。勳戚攬權。亦布腹心。託耳目于宦豎。正則相助爲理。邪則相依爲命。所從來遠矣。惟朝士中。變態最多。比周讒譖。與時遷移。逝梁入幕。會無定迹。人主墮其術中。端士困于言下。非一狀也。蕭、周、許、史之案。兩家相對。未嘗有勝負也。其中轉轂。在乎楊與數言。王安石所云。邪正方爭。加銖兩之力。而千鈞頓爲低昂。正此類也。人主慎重不決。旁引一人爲助。傾危之士。因上下其閒。爲之妄說。以燭亂之。李德裕所云。鼓天下之動。以養交遊者也。元帝于此。貶則兩家俱貶。用則兩家皆用。郭父老害伯之言。若適爲元帝發也。行潦之詩。言烹飪者一言。濯垢者再。則知去惡之難。倍于致養。爲人上者。不可不加之意。若之何混而無別也。唐以諸州之賦。析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卽其法

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畀有司。不如此。不足窒貪墨。而養其廉。亡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裴洎。又以送使之財。悉爲上供。上供頗益。而不加賦。當時以爲善政。其實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豐。州支益微。徒知財利之權。宜筦于上。不復分別備力之錢。義當予下也。且又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務蕭索。不得不抑配民間。細而斗斛折變。微利亦歸于官。大而飛苞驛籠。囊金積帛。以輸權門。行暮夜者。盡取諸民。展轉相須。不爲限制。則展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天下之民。日傾其資。政之不善。孰過于此。此熙寧以後之覆轍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用之。則庭實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則堅甲利兵。足以備不虞。金湯非粟而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渝焉。所以使經費有餘。民間不困征斂也。斂之旣盡。有司所負必多。譴責不已。罷斥亦多。姦胥知守長數易。而侵盜亦多有。有司倦于檢察。抑配良民益多。姦民恐抑配見及。故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術以處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錢與州。然後杜監司脅取之門。塞長吏抑配之資。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于得罪。而後王道可行也。然天下之弊。日深月腐。不可勝救者。其原皆私之一言。人臣私其身。不得不私其儔。大臣私其儔。不得不私其屬。展轉紛糾。以及遠方小吏。皆在所私之中。行之旣久。避私者寧舍直道。遂私者卽遁迹公途。人人各行其私。而爲之以公焉。李泌諸人之罪。可勝言哉。宋初役法。以衙前主官物。里正等督課賦稅。壯丁逐捕盜賊。散從給官使令。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所謂衙前

者倉庫綱運是也。倉庫則失陷責之。綱運則車船補敗責之。農民不堪。往往破家。故爲最難。其餘諸役。皆不得募人取代。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是以苦之。此差役最初之害也。熙寧變法。賣坊場。雇衙前。民閒不復知衙前之苦。而中等之戶。出錢不多。最爲甚便。此雇役之利也。若上戶。舊雖有役。而得番休。今輸錢既多于往時。又無更休之歲。下戶。舊無役者。今亦不免輸錢。舊所役者。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年則質莊田牛具。以易錢納官。而提舉司。亦多斂寬剩爲功。此雇役之五害也。元祐懲此五害。更復差役。官收坊場之錢。民返衙前之苦。所以羣議沸騰。又上下二等。頗欣躍。中等則反爲害。度差役五年之費。倍雇役十年。此復行差役之害也。總之新舊二役。皆有利害。秦晉之人。差爲便。吳蜀之人。雇爲便。安石。光。皆蚤貴。不能周知。折衷論之。民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役。苟以衙前爲難者。司馬光亦請如舊制。于官丁。寺觀。單丁。女戶之類。有莊產。田屋者。隨貧富出錢佐之。其農民不願供役者。光亦許擇人自代。如是。則差役固無害也。民出錢雇役。遂得閉門安坐。爲資生之計。惟寬剩錢太多。是以復困。苟嚴禁寬剩。勿使歲有增益。則雇役亦無害。因其利而去其害。二法皆可行也。此二役沿革之辨也。以今觀之。大率雇優于差。蓋有司取錢過多。及貪吏所爲。苟得良吏。此患除矣。村戶之民。執役于官。百費繁興。不可勝較。故喪家破產者。所在而聞。雖在良吏。字下。亦未嘗安其生也。竊意雇役雖弊。尙未必至此。夫公家之務。有利亦有害者。非天下大惡政也。惟民間皆被其害。官吏獨見其利者。天下大惡政也。吏善則百法皆善。吏惡則百法皆惡。治天下者。擇吏而已矣。占測之學。信而有徵者。善。雖

云有徵。無益禍福之定數也。漢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谷永曰。但日食則妾不見。但地震則后不見。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杜欽曰。日食中宮之部。地震掖廷之中。此必適妾爭寵。而爲害者。欽永同辭。皆知致災者二人。一正后。一嬖妾。爛然在目。但不能言其名氏爾。厥後昭儀姊妹。非二人乎。所謂信而有徵也。然而妨嗣傷主之害。不在日食地震時。而在永始元延之閒。與綏和之末。相距廿有餘年。當二異俱發。適有一許后。代之受其譴責。舉朝泰然。以爲咎在許后矣。永等不能言其非許后也。所謂無益禍福之定數也。嬖色入宮。處耳目之前。妨繼嗣。傷聖躬。在二紀後告戒。則爲日太蚤。徵應則爲期太遠。此天心之不可知也。李淳風謂太宗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淳風之術。壹似優于永欽。要不能指其人而去之。雖知其人。未必敢斥言也。雖斥言之。未必能決去也。其實一也。故曰。信而無益也。漢武帝篤好鬼神。末年巫蠱事起。京師流血。事之相因者也。蓋謂鬼神能降福。則亦可致禍。禍亦可禱祠求。禍亦可詛祝致矣。巫蠱之言。所以易入也。光武信圖讖。末年亦有妖妄之獄。乃知鬼神之說。臣下惑之。其禍猶小。人主惑之。其禍必大。善乎子產之對晉侯也。人主有疾。歸諸出入飲食哀樂之失節。可以儆晏安。而不惑于神怪。然後爲賢者之言爾。高帝用兵。可謂善矣。旣分張耳韓信定河北。又遣劉賈一軍擾河南。非謂此二軍足以擒項。不欲全盛之力。用諸一隅。闢地廣境。而戰項之軍。若無聞焉。所以終擒項也。光武遣耿弇別將取齊。鄧禹。馮異。別將取關中。高帝之法。再用之而效矣。蓋重兵聚于一方。膠固牢結。而不可離者。拙于用長者也。故遣別將。行閒道。非善用兵不及此。若項羽者。每戰必自決勝。不肯假人以兵。牽制于河南。而坐

失河北。此失策之尤者。焉能與高祖爲敵邪。光武遣師入蜀。戒吳漢堅據廣都。以待蜀人之攻。若其不來。轉營迫之。須其力疲。然後可擊。夫懸軍他郡。旣已近其國都。而堅據一城。曠日持久。豈客兵之利乎。蓋用兵宜觀大勢。故閻寶謂莊宗曰。情勢旣得。斷在不疑。當建武十二年。天下大勢已定。蜀人之心。不固久矣。一旦大師壓境。人人知其必亡。英雄豪傑之士。必不爲之盡力。其餘庸人。緩于徵死。需以時月。終必取之。不必爭一戰之利也。昔高宗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孟獻子城虎牢。以偪鄭。堅據廣都。卽古聖賢故智也。李靖破江陵。虛者在內。實者在外。則宜急掩其虛。吳漢入蜀。屬城外叛。國都內孤。則宜坐待其斃。司馬昭破淮南。亦得此法。但以逆害順。不可爲訓。故不足舉似爾。每見入蜀之師。惟苦關隘難踰。旣破關隘。未有須再駕者。蓋兵已踰險。歸路阻絕。人自爲戰。不全勝不已。而蜀人亦怯懦。不可與秦晉荆楚爲敵。故桓宣武。朱齡石。皆以此得志也。周世宗越壽春而取滁楊。仍宜從陽。欲以滁楊懼壽春。使速下爾。乃劉仁贍之守。卒不可奪。故滁楊終不能有。班師之日。舉而棄之。蓋客兵道險深入。主人不懼而退。則客無所依。雖得城邑。不能守也。唐太宗征高麗。欲舍安市城。而攻建安。李勣不可。太宗雖彊從之。意不以爲然也。卒攻安市。不下。斂兵而退。以世宗之事觀之。舍安市。取建安。猶舍壽春。取滁楊也。壽春不下。滁楊不可守。則知安市不下。建安亦不可守。勣之留攻安市者是也。善取國者。攻其國都。不攻支郡。彼建安滁楊。皆支郡也。必也。破其國都。則堅城亦下。故宋武直趨關中。周武直趨鄴下。得用兵法矣。兵法曰。禽之制在氣。氣之在人。有因休息始復者。有因休息益耗者。有鼓而用之。而後銳者。有縱之使銳。而邊衰者。蓋志聚則氣集。志息

則氣散也。曹瑋鎮戎之戰，誘敵人百里趨利，迨其既及，俟小憩而後戰，蓋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其氣亦闌。此因息而耗者也。王武俊貝州之戰，謀回紇衝陳而過，使人馬盛氣，皆用于空虛之地，然後陳合而擊之。此縱之使銳而遂衰者也。此二戰者，皆以奪敵之氣，其氣一奪，在乎俄頃之間，而彼已敗矣。我已勝矣。西南夷之兵甚弱，未敢抗衡上國，所以妄有期請者，譯人導之，非其本心也。故魏武曰：羌胡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教羌胡妄請，因以自利，不從則失異俗之心，從之則無益于事。此從來譯人通弊，當事應之失策，邊徼不靖者多矣。然其爲亂也，如鼠之距穴，不能遠有侵軼，但欲底定甚難。蓋以地勢險阻，窟穴甚多，彼所習熟，外人所不悉。大師入境，逃入窟穴，搜捕無術，反爲所覆。若以重兵困之，運道甚艱，瘡痍難禦，不久卽當旋師。師甫旋而蟠聚如故矣。韓雍征大藤峽，議者欲以偏師逐賊，以大軍困賊，曰：逐曰困，皆無志于戰也。雍斥之曰：舍賊巢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可。當全師至彼，南北應援，并力撲討，何煩于逐。蠻夷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服。兵貴拙速，不尙巧遲。何泥于困，破此二議，不旋踵奏績矣。從來馭南夷者，兵威旣振，必以赦罪納降爲善後之策。蓋南蠻之兵，剽悍而無紀律，攻之易破也，以戰取勝，非多所殺傷，不能定亂。卽舉疆土有之，又當設官作鎮，留兵遠戍，皆非盛德之事。且非息兵之法，不如讐服其心，勿侵擾吾民足矣。禹之征苗，俟其來格，諸葛武侯亦用此法于南中。范史亦曰：蠻夷雖附阻山谷，而類有土居，其凶勇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夫苟吳滅陸渾之戎，春秋無貶詞，以其密邇王室，不可縱之雜處，故以滅之爲義。然僅得無貶，非褒之也。後之禦南夷者，不惟屬乎象胥，且欲

隸諸職方。章惇因是捷取遷陟。其不爲惇者。宿兵荒外。奏功不時。敵所恃以事無用。故賈捐之之對。論事者深有取焉。越得歲而吳伐之。越雖敗而吳卒亡。福德在燕而秦滅之。秦雖勝而燕卒復。論者美燕越之終事而不咎其始之覆敗。則非通論也。始之覆敗。刑政失也。終之紹復。天心未絕也。後此之天心。不能救當時之政刑。故其復也。若可幸。而其亡也。亦可鑒。君子當先謹人事。後順天命也。天下之勢。如六王三國。分而未一。有大志者。先務富彊。厚其基本。然後舉兵四出。以彊大服弱小。而無憂不勝。司馬錯所以先取蜀。諸葛武侯所以先定南中也。天下之勢。如秦隋。民不堪命。欲救世者。先張形勢。聳動天下。然後富民禮賢。安定人心。培養國脈。高帝所以閒道叩武關。唐高祖越河東取關中是也。務富彊者。不擇時皆可爲之。張形勢者。乘我方銳。擊彼方駭。計不返顧。機不旋踵。冒險阻而進。猶可操全勝。稍遲緩焉。則身名俱喪。無自全之地矣。苻堅之勢。與六國同。舍根本。事遠略。是以失之。桓溫入關。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北伐之師。已應元子入河之兆。留滯枋頭。而不克進。是以亦失之也。陳勝以二世元年七月起。陳八月卽遣武臣徇趙。鄧宗徇九江。葛嬰徇蘄以東。一月之中。其衆四出。寧不畏孤立乎。蓋秦以全盛之天下。勝廣欲起而亡之。非裂之使碎。則不可得志。多爲之敵者。所以裂之使碎也。因武臣而燕齊起。因鄧宗。葛嬰。而項梁。沛公起。其餘楚兵數千爲聚者。不可勝數。要之皆秦敵也。其敵既多。則不可撲滅。戢於此而發於彼。周文之師雖敗。勝廣之首雖授。項梁。魏咎。不反兵而破。秦終不可振。迄於涇水之盟。軹道之組者。陳勝分兵之計爲之也。天下之心。雖欲亡秦。不敢輒動者。勢也。一夫倡亂。天下之心皆動。稍濡緩焉。而動者疑。積疑而沮。積

沮而響應無其人。是以特起之一軍。獨支全盛之勢。長木之斃。無不標也。瘠牛之債。無不踣也。師老氣怠。一不勝而千里瓦解。楊玄感是也。勝以一月之內。散遣其衆。幾徧天下。其計爲尤酷也。厥後吳元濟之亂。董重質爲彼畫策。不堅守一方。但期號召天下。然後徐起而圖之。卽陳涉之謀也。元濟不能用。而廣明之賊。卒用此策。唐以亂亡。蓋秦之天下不裂。則咸陽之勢。不至大危。漢之天下不裂。則曹氏之勢。不至極重。隋之天下不裂。則江都之亂。未必遂亡國也。亂而不裂者。下民之孽也。裂而不能遽合者。天心之爰究爰度也。亂之始必起於盜。盜可弭也。卽弗克弭。尤當杜絕四出之路。勿使散逸。而爲武臣葛嬰之事。則猶可。盪平也。崔浩策劉裕必取關中。又知裕必不能守。何以不乘裕之東。先勃勃而取姚氏之墟乎。蓋知勃勃之銳。必不以鄰境拱手授人。兩家相爭。必有損傷。又平城懸遠。不若統萬偪處。雖有鞭長不及馬腹。且勃勃盜據一方。結怨四鄰。必不保其所有。不于其身。必于其嗣。緩之須臾。以俟後圖。不摧勃勃之彊。而倚延昌之弱。此浩之知時也。嘉定寶曆之間。西北粗安。而李全之患。隱若一敵國。拒而不受。則助敵爲患。其禍立至。受之。則借我卵翼。養彼羽翮。羽翮旣成。還爲我害而已矣。蓋此屬喜放縱。而惡檢押。樂禍亂。而惡底定。尙意氣而無禮義。有威令而不知紀綱。招攜不以禮。而處之失宜。鮮不終爲背叛也。拒之于初。彼必往投敵國。願爲前鋒。我雖有禦寇之費。無養寇之費。所省已大半矣。雖有一時增戍之費。無歲歲羈縻之費。所省又不知幾何。需以歲月。狼子野心。又思逞于所託。敵亦惡而遠之。則又我之利也。然當其拒之而致寇。中朝之士。邊境之將。必歸咎主議之一人。謂其舍安全而就危殆。開兵端而失扞城。拒遠人而阻向化。

喪國師而驚宮闕。其他罪狀無不可名。若邊閫不貪招徠之名。中樞不慕苟安之功。言官不撓局外之議。平心論理。長慮審勢。未有不以卻之爲萬全者。一有異同之論。勢必出于納受。而後此之害相因而至。不可勝禦矣。所以候景之後。又有李全也。邊民陳攻取之策。最不可信。大抵僥幸求售。以爲進身之資。其功罪總不必論。但靜以待之。勿爲彼說所動。則勝算也。故劉勳曰。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國。皆勸討伐。後來信納。皆貽後悔。又境上之人。惟視彊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鈔截蜂起。此皆最中情弊。韓侂胄當國之時。南使至北。有夜半賂驛使求見者。言彼中方困。可用王師。侂胄由此北伐。迨其兵敗。或有咎此人誕妄者。後觀金人南遷錄。始知其不誣也。大抵兩國相持。不乏此輩。輸情于敵。以求奇功。其賢否誠僞。皆未可知。所可知者。吾自治何如爾。前之秦始。後之嘉泰。皆非大有爲之時。不問何功。皆不可成。彼言者何與哉。善哉。光武曰。邊境之事。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傳聞之事。恆多失實。此安邊萬全策也。嘗疑宋處江左。與晉略同。而晉之賢者。皆欲自守。宋之賢者。輒欲聲罪于敵。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宋人所云下策。而右軍以爲勝算。何以二代事勢不同若此。諸賢論議。亦與爲不同若此邪。常與虛公諳練者。詳論晉之所以當守。而北伐者爲妄作。詳論宋之所以當戰。而自守者爲忘親。實實落落。畫以定見。使萬世可通行。不可但襲前人餘論。汎汎不切。而誤後之君子也。兩雄相峙。又值事勢所迫。起而相圖。必有一斃者。但爭先後著爾。然事先何以察之。觀其言詞卑巽。粥粥若無能。卽具毒心與辣手者也。不然彼此力均。何以肯相下乎。得其諂詞而防之。猶可相當。若信彼甘言。卽欲施其控御。則墮術中矣。石勒將圖王彌。

曠寶謀白王彌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以誘而滅之。此一語者。王彌之首已致麾下矣。再以此法取王浚。如探囊而得。浚與彌雖死猶不悟也。孫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視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如此譎謀。惟操能照之。蓋操之爲譎。足以相當。亦由操雖據天下之勢。未忘恐懼之心。不受人推戴。故亦不受其籠絡也。盜亦有道。夫豈不然。唐高祖欲定關中。意使李密禦東師。故爲書以驕其志。密遂大喜。謂其下曰。唐公見推。天下無復慮矣。淺躁若此。所以終爲唐擒。合數事觀之。成敗亦瞭然矣。養兵之費。國之大害也。惟屯田最善。曹操屯田之法。所在之穀。卽儲於所在。故兵之所向。莫不有穀。是也。若夫邊境之屯。大國所以待小國。敵國未必可行也。近塞所以馭屬夷。遠塞未必可行也。車師之田。漢卒不得志焉。塞遠而敵疆也。學者勿讀趙充國傳。遂謂屯田爲邊郡百勝之策。好事者因而越境邀利也。馮奉世矯制斬莎車王。蕭望之黜其封。郝靈佺斬默覈。宋璟抑其賞。皆恐干賞蹈利。乘危徼幸。生事境外。其言卽匡衡所以抑陳湯也。論者未嘗咎望之。宋璟獨不直衡何也。人臣不由上命。而有度外之功。武臣則曰。軍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文吏則曰。懲而毖後患。莫予拚蜂。自求辛螫。兩不相謀。各有其理。抑揚予奪。斷自主心。不牽旁側。則人心帖服。可以垂法後世。宣帝斷自主心。元帝牽于旁側。宜後世之論。不邑邑于奉世。靈佺獨鬱鬱于湯也。以春秋之法論之。季孫宿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君子惡之。則蕭望之宋璟慮長矣。劉向之疏。稱引方叔召虎。不過誦說舊文。不足敵拚蜂之失。向意蓋云。舍明白顯。

著之功不加賞賜。過引未至之患。預爲督責。恐解怠邊將之心。掣縛任事之肘。鬱結舉世之氣。雖不生事于邊。而國家之事。從此益多也。元帝于此。當重賞已成之功。嚴禁後來之將。庶兩得之。乃草草論功。終爲刀筆所陷。是以人心邑邑耳。魏人焚領軍宅。而殺其帥。爾時爲亂者千人。不可勝誅。誅八人而赦其餘。用法未嘗不當。乃姦雄已生心矣。姦雄之心。起于時政陵替。不僅在此一事也。孽后專政。朝章黷紊。亂已成矣。卽無此事。亦必有乘閒而起者。禮曰。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教重而事輕。教之所係。一世之治亂。事之所繫。一事之得失也。爾時之魏。失在厥教。不啻厥事。卽舉爲亂千人。誅夷略盡。猶不免高歡之生心。爾兩軍相當。戰克爲難。旣克之後。散遣降卒。亦不易也。古今得法者。惟耿弇。爾朱榮。最善。弇破張步。樹十二郡旗鼓。令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輛。皆罷遣歸鄉里。榮破葛榮。令親屬相從。任其所欲。卽往居之。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二事皆可法也。唐季徐州之亂。全由朝廷措置之失。戍卒擅歸一死也。殺其都將二死也。沿途製兵械。招亡叛。三死也。負此三死。胡不令所過之地。相機討除。而赦于初起之時。又下敕徐州。以待其歸。使數千里外人。返就父兄弟。以助其氣勢。增其黨與。誰爲此計者。唐之事去矣。已據徐州。殺官兵。囚節將。尙遣敕使撫慰。此何爲者也。唐之事再去矣。康承訓旣破賊。旋復得罪。使爲將者。皆懷二心。謂有急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率以承訓爲戒。而欲留賊以冀後福。唐之事又去矣。夫反寇非能抗朝廷也。中君庸相。自弛其柄。以取大辱。否則在朝之臣。居權要者。取貨于此輩。

以撓大謀。蹤迹詭祕。人莫能知。史官無從記之。不然。何以計失而惑。遂至此邪。幽州屢逐其帥。僧孺因而撫之。謂後人所以得。卽前人所以失也。不費帑藏。以市無用之士。且可資其扞禦北狄。則爪牙之用。固不計于逆順。此策雖幸無事。然大失朝廷之體。宜司馬公極論其失。以爲非綱紀四方之道。而幽州逐帥之風。亦不已也。及觀李德裕處此。則過僧孺遠矣。德裕之言曰。河朔命帥。皆報下。太速。故反側者得安。若少須之下。且有變故。其處分也。陳行泰殺史元忠。以請朝廷。遲之未報。而行泰爲張絳所殺。絳之請節。亦久未報。朝廷得張仲武。而自除之。詔下。而絳已逐。軍中亦定。不復亂矣。總之。處難事者。不宜急遽。應之以緩。自有善策。陸贄所云。安危存亡之幾。宜審慎者。正謂此也。且宰相處事。雖有妙用。要必載義而行。不可全觀時勢。此中爲時勢所迫。狃小趨便。苟且偷安而已矣。明世宗時。大同之兵屢變。頻戕大臣。必朝廷處分。緩急操縱。閒有失宜者。恨不以德裕之事正之。方討叛臣。圖敵國。而支郡來降。固當受之。然根本未拔。其心終不定也。吾之受之。一切經理之費。必不可少。是自生一累矣。况有不令之人。飾虛言。冒功賞。以傾搖反覆于其閒。受之則後累無涯。拒之則前功盡棄。不如用苟吳不受叛人之義。既可服敵人之心。彼若果欲向化。亦不憂其旅拒矣。此處茲事之定局也。范延光討李彝超。不受銀綬之降。當時謂之得策。周世宗時。泉州請隸中朝。世宗卻之。詔曰。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勉事舊君。且宜如故。蓋隔越之人。以此嘗試朝廷。非真向化也。且如谷永。伊邪莫演之議。亦未可知。受之則納叛人。受欺紿。皆爲遠近所窺伺。後有類此者。知所處矣。尹源敍兵。極論禁兵無用。蓋驕而且逸。驕則難

令逸則難勞。但可守京城。張聲勢。不可禦寇。難致死力也。宋以禁兵戍外。故邊備最弱。此必然之理。欲善其制。當使邊郡得自募兵。而重郡將之任。如曰跋扈可憂。但使專一郡之事。不得連數郡之勢。則與古小侯無異。未聞春秋小國敢抗王命也。蘇氏曰。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其說非也。左氏傳曰。世之治也。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公侯之于武夫。止于資其扞難。不必私之。以爲腹心爪牙。唐末之亂。皆由爲將者私其武夫。多有養爲兒子者。其勢旣壯。敢于抗天子命。而所私之士亦矜其功。亦襲其迹。其人旣莫能自安。天下之亂亦無寧日。然後知左氏之義長也。重臣臨邊。未必有益疆事。而擾民則甚矣。蓋官高則掇汁者衆。用廣則徵調者煩。所至未獲其利。已受其害。乃久開外閫。利已盡而過亦多。又思入居要地。以杜讒慝之口。史嵩之是也。久居督府。攬天下之利。復還柄政。肆監謗之虐。展轉數番。國勢益頽。此從來重臣臨戎之覆轍也。分兵進討。乃諸將心力競爭之時。誰能按兵不動。爲他人張聲勢者。若謹守節制。論功之際。掎角之勞。未必與獲禽同賞。故彼此效力之念。不約而同。雖有詔書禁切。不能止也。曹彬岐溝之敗。諸將違詔速進。信有罪矣。然太宗征遼之舉。在廷之臣多言不可。蓋彼此兵力相當。安能一舉遂滅。不能遂滅。終有一敗。不在此路。則在彼路。不在入境。即在旋師。雖先後不同。其敗一也。若獨歸罪爭功。豈盡然乎。且爲遼人計。亦當竝兵一路。以取必勝。一路旣勝。則他路之師不戰自退。以主待客。以合待分。道固如此。雲應飛狐之不守。安知非遼人故縱之邪。諸葛恪姜維連兵伐魏。東西竝舉。魏人以堅壁不戰禦恪。而竝力倍道赴維。維退而恪不獨留爾。時兵力維未必弱于吳也。而恃吳之念大過。謂魏師必不能西。

一旦破其所恃。則不怯而怯也。此卽遼人取勝岐溝之謀也。高祖既定天下。與其臣論劉項得失。其臣以爲與天下同利之故。高祖自謂能用三傑也。以今觀之。與天下同利。自是雄略風塵之際。實能收拾人心。得其死力。但以比諸能用三傑之說。則此大而彼小也。王陵等所見者小。亟稱同利之公。高祖所見者大。獨舉用賢之效。故天下後世皆以高祖爲名言矣。讀史至此。當知軍旅閒。所以結諸臣之心。未必獨以能用三傑之故。而四海既定。不可不發明此義。使萬世知所輕重。蓋賞功與持論。旣殊時矣。小大輕重。各著其義。此高祖所以言。太史所以載也。然則從容持論于廟堂之上。與勞來鼓舞于職任之日。自是兩事。焉可抑此隆彼。以暢吾說也哉。淮西曳碑之事。亦有說焉。歸功天子宰相。自是作文大款目。所云持論廟堂者也。銘功曠戾之境。布告熊羆之士。所尙者給乎事用。中乎機宜。使君子小人。皆知勸戒。所謂勞來鼓舞者也。不宜舉文章。竅會施諸行陳閒也。且大廈旣成。非一木之才。摧鋒陷陳。爲力不細。豈可盡略不論。而曰非天子宰相。莫能成功乎。蓋力戰與持論殊時。爲文與勸功異事。高帝以己之功。歸諸其臣。所以羣下皆服。韓公以諸臣之功。歸諸君相。所以有曳碑之舉也。然後世不廢其文者。以其所見者大。非曲士之言也。救災恤患。霸國之事也。有世道之責者。最不可溺于晏安。故鄰國有患。皆當救之。然相救之事。亦難言矣。凡兵戎者。人民死生之大關。天下之危機也。此機常靜。天下皆受其福。此機一動。天下由以不安。是故賢君求所以靜其機者。庸君所行。常有以撼之使動。禍亂一構。因事造端。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戰勝之後。尙有乘其敝而利之者。說在乎韓盧東郭之喻也。况乎國非見伐。又無君臣勤王之義。或以忿疾。或以貨

賂甚且爲匹夫與師。不惟聖賢不爲。卽管晏孫吳亦不爲也。穀梁子曰。使人以其死非正也。柰何以必死求于人。故春秋書乞師。皆譏。柰何以必死應人之求。故春秋書救者。未嘗責以相徇也。後世之論。每恨六國不相救。夫六國之君。不用聖賢。以圖王業。僅思守境。以耽晏安。稍倔彊者。輒欲收卞莊之利。其計不失于不救也。彼孫權者。乃用先主自救。非救先主也。赤壁之事。若不懼爲劉表之續。豈肯爲諸葛片言所動哉。其後周瑜死。魯肅代其任。欲以抗操。懼不克也。又計爾時江表之力。第可用諸淮南。與張遼相持。西陲苦無將。適先主在彼。遂以委之。自權借備以荆。數年之間。濡須屢戰。荆土若無事者。事在備也。乃知權之借備。實自爲爾。三代而下。不復有桓公救邢衛之事矣。凡往救人者。皆自私其利者也。王猛退桓溫。以圖燕。李克用謀解圍于燕。拓境于潞。唐莊宗合我之交。離彼之黨。爲取天下計。其意皆自爲也。未有以美名易實禍。如竇建德者也。宋自南渡以後。談經濟者。非縮衄而多畏懼。則憤激而鮮實效。否則不免征繕調發之艱。功未造端。而民聽已駭。所以爾時之事。無可爲者。一時諸公。只可講明道義。留帝王致治之法。于不墜。所謂聖賢之命脈。猶在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如陽氣潛藏淵泉之下。一以養萬物之根莖。一以避盛冬之寒慄。孔子作春秋。亦是此義。因思五代之時。天下賢士。聰明才力。率無所用。故并入釋氏一門。宋有周程開其先。朱子繼其後。士大夫有所依據。免尋釋氏之路。則有功于斯人大矣。然其不得見用于世。故別出而爲此者。其爲勢所使則一也。擊大姦者。俟其動搖而擊之。則易爲力。俟其安靜而擊之。則難爲功。蓋姦人事悖。必有自爲動搖之時。賢知之士。先事而爲之謀。養其全力。以俟其間。苟動搖矣。亟起而蹴

之解不克濟矣。董卓移都之時，最可掩擊。皇甫嵩不能擊也。李全敗于彭義斌之時，趙范請以兵蹙之。史彌遠不能蹙也。彼其心存畏懼，百慮俱廢。不因此時亟圖，如奉漏甕以沃焦釜，展轉卻顧，不得已，乃始號召于衆而圖之。吾謀尙未集也。姦人之膽，先我而定，則吾難爲力矣。子家子曰：日入慝作，未可知也。謂其動搖而復定也。鄭莊公稔叔段之惡于前，及其叛也，窮追遠討，使無所容。穀梁以爲非親親之義。季友聞叔牙之言，先事而仇之。公羊以爲誅不避兄，二說似乎相反。乃君臣之義，則然也。人君制義者也，可以議親而亟行法，則爲傷恩。穀梁所以非鄭莊也。人臣奉法者也，知有罪而不討，則爲縱賊。故以亟討爲義。公羊所以義季友也。乃知緩追逸賊，親親之義，爲人君言之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爲人臣言之也。漢之諸王，有聞樂之泣，人臣執法而君不稍貸其過，在君而不在臣。六朝之君，誅鋤同氣，如取鯨鯢，當時羣臣無爲田叔袁盎之事者。其過亦在君，而不在臣也。張敞論霍氏怨望，欲致其討，而曰：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雖其說近于權術，不甚純粹，于以肅朝廷而全恩禮，謂之合乎春秋可也。春秋書曰：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疑者曰：大夫有罪，不以日卒，此之日卒，則是無罪也。無罪而殺之，則宜閔之。閔之則不沒其親。君之母弟，文宜書弟，此不書弟，是以義疏之也。旣曰疏之，宜去其公子，不去公子，是不欲疏也。三者皆異乎常例何也。曰：此聖人變其常文，以示衷也。蓋誅不避兄，君臣之義，託以疾死，死而後立兄弟之恩，其用意也微。處事也周，聖人深曲其文，以著其意，而明古今之大義也。人之觀賢也，驟而稱之，不若徐而味之，驟而稱之者，美其行也。徐而味之者，度其心也。以此之心，附彼之心，知當時處事委曲，以致其心。

又知所用之心。常在天地之間也。以後世之人。不忍泛觀其心。又知當日所用之心。不在耳目之前也。凡論賢者之事。其隨聲可否者。皆無益于我也。其深思後得者。則不獨爲彼也。以吾心詳其曲折。遜志而諦觀。以吾身肖其曲折。躬行而實踐。則天下之善。無不萃聚于身。樂善之心。無不暢遂于天下矣。此爲學之法也。凡開剗之君。與其臣談說故舊。以爲笑樂。爲之臣者。亦以舊日之恩。仰答上意。此朝端之盛。天下之慶也。然所述之事。所操之旨。皆當出于戒懼。而不矜喜導諛。則君臣之歡。可以不替。若因緣際會。輒自誇張。又或小有憤邑。卽生怨望。皆人主所不堪也。魏徵侍宴詩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徵所言未嘗不約我以禮。此人臣侍君。燕樂廣歌之準也。民之逋負有二。有窮乏者。有姦黠者。朝廷蠲除之恩。要皆姦黠受之。窮乏不及也。不可不思所以齊之。程子爲令。有所蠲除。前科獲免者。後科必先期取足。然後人不以逋爲利。其事可法也。賦稅國之大事也。有司課責良急。吏卒緣以張威。愚民輟饔殮勞。吏常苦不給。不可不思所以寬之。种世衡爲令。有所追呼。不使執帖入村。但榜諸寺門。書其名字。期以時日。無敢不至者。其事可法也。詰盜賊者。必使比閭族黨。不時窮詰。窮詰境內之姦。使無所容。則境外之盜。莫敢相引而至。所以有晉盜逃秦之效也。尹翁歸爲治。姦邪罪名。縣縣皆有記籍。盜賊發其比伍中。輒召長吏。告以姦黠主名。用類推迹。盜所過抵。常如所言。無有遺脫。程子令晉城。夜有殺人者。吏叩門白。程子曰。吾常疑某村某人。惡少之不革者也。必此人也。其事可法也。爲有司者。以所治徭役輕重。與上官力爭。上官不得見責也。平丘之會。子產抗論以爭職貢。自日中至于昏。然後見從。其事可法也。人心之貪。起于銖兩之微。

澆淫不已。則放而無極。月令一歲中。再正度量。衡石斗甬。權概。所以儆貪也。其義可法也。治大都者。利用嚴峻。治小邑者。利有寬舍。蓋都邑之地。姦人猾胥所族處也。敢於玩法。是以不可不嚴。所謂馭黠馬者。利其銜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者也。僻壤小邑。聞吏而走且避之。見官長而色戰。若有司過嚴。徒假鄉部猾民之利器爾。故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猶有吝道。管之上九是也。語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故居官之日。常苦不暇。大學所以貴豫也。天下權勢所在。趨走者衆。除其所忌。致其所欲。有潛爲之地者。故所好之人。卽不明示遷陟。而左右道諛。坐致飛騰者有矣。所惡之人。不必操戈斥逐。而食客探旨。下僚承意。代爲褻服。代爲刺刃者有矣。趙客欲殺翟章。所致禍者。不在章也。宋人進奏院一案。所擊去者。蘇舜欽。而意不在舜欽也。禍福有相及者。非意想所能測也。韓信見廢之後。倨傲之事。當不止于缺望。生與噲等爲伍。稍知畏禍者。必不爲此言。以缺望爲心。而以倨傲爲行。所以倨傲之事。不能掩覆。必聞于人主矣。桓溫問術士以國祚修短。其人以恐懼而泄其言。息夫躬祈福鬼神。禳禍私室。而詛祝之獄。與楊炎賣私第爲官。靡姦人譖之。以爲貴。估其宅。賤入其幣。又買地京師。而飛語中以竊據王氣。蓋位愈高。則謗愈重。非百口所能辯也。其事皆當戒也。倉卒避患。必慎所投。富人不可投也。貴人不可投也。彼各有慮患之心。不爲人用也。名高天下。尤不可輕入危地。蘇氏士偶木偶之喻。宜知戒焉。有直節者。不當立無妄之世。友無妄之人。王生與蓋寬饒書。宜書紳焉。漢文帝時。新垣平言河通于泗。而汾陰有金寶氣。疑周鼎當出其閒。其說近妄。其後武帝果于汾陰得鼎。垣平之言。未嘗妄也。但方士鮮有令終。不問術之驗否。人主信之。恐爲遠近。

所窺。大臣信之。亦恣其人之招搖。故方技之書。君子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存其說而不必垂其訓。蓋以吉凶禍福。天之降命者遠。人之自取者近。君子以近者觀之。卽于其近者防之。不求諸遠也。

釋志卷十九

自敍篇第六十一

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舜之命禹。始有道心之名。由是聖賢相次。皆以道爲授受。條分縷析。散見語言行事。莫非此旨。蓋人之爲心。有附於形氣之私者。有原於義理之正者。各自爲形。各自爲氣。是以不能相通。義非精不察。理非窮不致。是以患其易昧。聖賢爲學。必使形氣之私。皆聽於義理。而義理所得。莫非中道。此無他。辨之甚精。守之甚力也。言仁昉於孔子。仁者。道心之純熟者也。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爲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僞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爲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卽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間。故生雜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真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

集義廣之。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致力孔易。源流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性也。然而質有偏全。學有真僞。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真者。是以言道言性。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爲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感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荀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仲尼子弓竝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荀爲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鷲翰也。王通爲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遊之士。崎嶇數郡。閒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竝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爲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修身。率滲漉頗辟。周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己任。謂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于聖。朱子得統于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身備理。卽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

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卽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卽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于不覩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爲教。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業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學有法。卽功有事。曷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感動而思。躡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卽不爲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卽不爲聖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力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曷言乎其事也。其自治也。常以憂勤惕厲之心。約束紛紜放逸之心。雖利害攻取。而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于聖賢。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竟其用。故無棄物也。學者于此。講習誦說。所知卽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卽安定國家之行。內焉齊一。所以爲應事之主。外焉博依。

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課。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妨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者也。君子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迹蒙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修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儲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間。見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無用敝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深。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如江河之流。潤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一曰務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疏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揉其學。卑隘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倣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用之通。如銖銖而校。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爲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爲甚力。

蓋知聖人之道。常在天地間。故表章聖學。申警來哲。如逾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纈。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己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篋於前。日授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子襄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旦夕馳聲。不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曾鞏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禮。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顏之推家訓。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曉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詒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渺。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也。予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飲於鄉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修諸身而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疾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予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曰。大父中大夫。醇謹長者。以布衣飲于鄉。其詩曰。長松生空谷。瑞草封其根。大蓋在閭里。佻達絕市門。理肥榮期樂。機息漢陰園。歲稔魚菽美。天寒緇布溫。立德絕名象。內行冠丘樊。笙歌迎介僕。憲乞聽嘉言。靜者仁爲壽。地勢載以坤。神和年愈峻。身隱道斯存。其二章曰。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餘年。其詩曰。廣文雖薄宦。修潔勵清真。遺榮及未艾。脫蹤絕風塵。苜蓿留官舍。絢蕭撰良辰。曰予豈不仕。陟岵有老親。抽簪二十載。應門兩三人。代耕無良田。安土樂敦仁。嶒骨翔天表。淑氣扇熙春。益懷萬石愼。再覩太丘醇。其三章曰。嗣父少爲諸生。晚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其詩曰。介士不偶俗。孤峰立天際。尺捶理常足。舟壑神無滯。蟲臂任爾爲。龍性吾所勵。排名慕貞隱。翛然脫維繫。張單能交養。向

稽晚投契。階下紅藥翻。架上丹書霧。鐘鼓既不響。孫子亦委蛻。乘雲躡華嵩。羣動何微細。詞雖鄙儂。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絕璫祠一事。天啓丙寅丁卯間。所在爲魏璫立祠。與都之祠。鳴吻與泰禋殿。絜其飛翔。蜀撫璫私人也。諷兩司趣具役。太僕時爲左藩。班次居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帑藏空虛。不敢訾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寧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爲蜀藩。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璫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無祠。夫以彌天狂飭。遏諸方熾。舉世蒙矇。一方矚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爲。屹然不可移者。雖樞胸伏鎖。莫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壬爲職。其于宵佞之側。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于不言。不第以請劍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恐竊恨焉。常以爲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追家世之芳躅。汗簡筴以寫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殫哀慕而通寤寐。不如觀居處笑語于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不如致忱悵。悽愴于未竟之志。于以遠迹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乎傳栢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諸簡冊。然遺意俱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予事也。無朝參之勞。簿書之擾。故可退息居學。無淫詞之好。小道之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戟。衰免據鞍。故常不棄寸陰。老而猶勤也。何爲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于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而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鉞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獨以傍貫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秦。溫恭而有恪。歸諸補益於世。

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肯所學。是以我爲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爲政也。以人爲政者。難期。擇其自爲政者。致力焉。是書旣成。名曰釋志。釋志者。釋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於是復撮其指要。而綴其後。

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爲山日增。敬業斯豫。上自黼冕。下逮凡庶。遷志敏功。有漸勿遽。辨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敵舟。陽侯莫禦。憎彼盍旦。長鳴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長善救失。辭蓋遠譽。釋志學第一。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之大原。終古弗竟。升必自卑。愚可作聖。君子處常。王路居正。持盈出險。起衰濟盛。共貫同風。有覺無競。異端曲學。或持柯柄。覆轍傾軛。辨言亂政。閑先在茲。邪慝奔迸。釋明道第二。天地至道。聖人至德。乾健坤順。剛柔之則。始乎下學。闡然內拭。終乎天載。聲臭玄默。比以玉溫。象其隅直。廣廈惟基。崇山累陟。志卑叢垢。心馳聚隱。危若駭機。係用徽纆。俗情蠅起。善端茅塞。釋立德第三。心爲形君。外融內瑩。虛一則精。清謚斯定。在昔虞夏。言簡理罄。聖賢繼起。先後共證。何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象其臂脛。迷方失歸。臨歧忘徑。釋養心第四。

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此身。是身之修。克邁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旣統四德。兼備十倫。聖功靡閒。道體故純。學衰俗敝。鮮克聽真。崩若隕坻。崇猶累塵。行汙共棄。怠勝胥淪。能自得師。我思古人。釋修身第五。

樞機在躬。鶴鳴子和。言宣彼我。行克負荷。中正文明。受福則那。崎行絕俗。辯言驚坐。嶽嶽尋折。磽磽易破。

口起羞辱。身離坎壈。白圭常復。深淵恐墮。捫舌自箴。程力矯情。武無隱情。僖能補過。韋弦之佩。道之所大。釋言行第六。

道待人行。心由體制。精義之學。適時爲帝。賊仁義者。兼權任計。柔固多愆。決亦貞厲。聖人成務。考衷司契。執持規矩。協從卜筮。其應如響。因貳以濟。釋成務第七。

義路高閔。利門匡隲。仁如攸穆。驚甚舐談。理欲在躬。互爲盈歉。此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心。寬沖繩檢。宵壬孔艱。偏側銳劍。大惑有三。冥昧黷驗。珉玉淄澠。李多條閃。不辨厥初。徒悲絲染。釋辨惑第八。

堯舜開成。殷周統紀。聖王異時。道心則邇。敬勝斯純。學古有毗。翼翼孳孳。百行粹美。天惟顯思。皇祖庭止。山必附地。載舟惟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觀我王度。就將不已。六箴在御。十思銘几。藝事以諫。敢告司辰。釋聖王第九。

帝入四學。在昔令典。元良齒胄。一事三善。降若後代。經筵更闡。麗正唐開。延和宋展。風雨不輟。班行有踐。師傅之官。朝端冠冕。詔無北面。禮優迴輦。甘盤桓榮。千秋尊顯。釋睿學第十。

帝典皇墳。六經之指。水行表深。造車合軌。不膠者卓。覆篲成峙。太平無象。稽古正始。純懿可復。如反掌爾。弓矢擬盜。盜亦潛擬。法令誨奸。何以異此。幽厲板蕩。秦政蛇豕。取象駒步。勿踵人砥。釋至治第十一。

天地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禮樂具舉。宣榭灰燼。秦庭土苴。兩生鄙儒。二家齟齬。曠代綿祀。荒棄廢沮。君子物身。斯須不去。器異陶匏。行隨里旅。匪邁之謀。如室斯處。畫地爲圖。前席而語。

繹治本第十二

文明在下。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養。篤生不匱。資用日廣。虞周試吏。黜幽陟明。僉慮協贊。羣情嚮往。宗臣元輔。在天垂象。天子是毗。官方待獎。一德同心。類從兼兩。繹任賢第十三。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宅心惟雅。眞諸蒼蔚。危若栖直。誰秉國成。恢弘大治。止惡於幾。遠佞無舍。明用水鑒。決齊湍瀉。福歸疇類。功在宗社。繹去邪第十四。在天成象。帝車斗筐。宣通八風。經緯三光。考德鳴鳥。述職甘棠。忠信自周。品物咸昌。一代之初。師濟廣颺。不挺不撓。內直外方。時有遷貿。與爲抑揚。志安小枉。用必善藏。錄觀世變。惟臣之綱。繹大臣第十五。駿民叡后。自古有作。采矚彤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披草簪囊。隆被勝塗。受茲好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飾篋簋。弛守管籥。應對乖方。執事靡恪。莫戒坐宥。常思治躡。從如升堂。遠比赴壑。繹名臣第十六。禮不顯諫。最上用諷。屏營以思。積誠以動。聽則歸美。譴乃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憊。不避艱阻。獨懷憂痛。常乘白馬。屢叩丹鳳。哲后虛己。慎簡侍從。日引七爭。參聞三重。心儀繩木。義比采葑。繹諫諍第十七。書勳盛典。載在前志。紀於太常。撫以彝器。元祀旣崇。金石加賜。豈無辟嗣。猶從八議。相彼喬木。顧瞻封識。矧縱尋斧。降爲阜隸。漢光遠鑒。不責吏事。別求大賢。分憂共治。世臣匹休。民之攸暨。繹功載第十八。妙簡銅墨。昔賢則良。慈諒多愛。悃悞無章。學以資治。行必有常。分憂不忝。聖主斯臧。旌嘉舊典。載在策方。聖書增秩。燕好承筐。君子爲心。弗譽弗康。盈其孚缶。率彼周行。誰嗣之歌。可比甘棠。繹吏治第十九。

澤宮既盛。髦士日積。賢良之後。乃見九品。貴族方競。側陋親閱。承敵易變。制科惟允。比年授業。重以敦敏。經術甲冑。治政干楯。秣爾白駒。乘我畫軫。始于俊造。終焉師尹。釋選舉第二十。

邪佞騫斯。正直虎噬。物性既區。發憤彌烈。危行抗論。激揚斥絕。世嫉名流。并云巖孽。玄黃之戰。起於萌孽。蘭芷先摧。步玉改轍。凡此讐機。匪由明哲。賓游不簡。刺探漏洩。鑒在前車。劉班殷鑒。釋朋黨第二十一。

四放之罰。兩觀之誅。天討所施。實繁有徒。豈翳末季。主聽睽孤。愛其奔走。受其道諛。威福上陵。膏澤下枯。君爲汎梗。國類瞻烏。安處衽席。危甚轆轤。紀綱先潰。奸佞後趨。辨之於微。不見是圖。釋辨姦第二十二。

三德瑚連。五典梁榘。愆祀始歆。津流待濟。神聖之業。教學克勵。風敦俗澡。漸性啓滯。昔在西郊。論道講藝。免冑執經。懷璽奠幣。玉鏡將淪。勝地先翳。委曠弗遵。寂寥誰詣。名存實亡。是謂陵替。釋教化第二十三。

賢君稽古。政在養民。東郊勸穡。千畝祈春。甘露祥雨。封枝浹辰。維時厥庶。依我皇仁。棄末崇本。貴粟賤珍。其生可樂。其家不貧。政吏駢惡。去鄉忍親。室餘督井。進旅狂榛。暴齒齧骨。山砧水濱。誰噓朽壤。功歸大均。

釋愛養第二十四。

什一而稅。事舉其中。量入爲出。品物滋豐。飲蜡擊壤。其樂融融。計臣似智。培克似忠。近奪恬熙。遠燼龐鴻。井里蕭條。不盈馱糶。富溢左藏。怨起大東。民貧誨盜。政酷興戎。釋租庸第二十五。

九府圓法。子母相權。盜鑄如雲。利盡則遷。煮海之滋。畚我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廩。征商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筭。身焚趾顛。吏市官糴。逸口噉然。取彼計臣。投畀鷹鷂。釋雜賦第二十六。

導川有法。觀水所居。其腹自盈。必潰於虛。毀鬻不已。分醜爲渠。明德之遠。歸功禹疏。九支湍滅。三派瀾徐。防厥兩涯。事逸人紓。頷以都水。治以官胥。橫載奔流。令遽壞疏。咫尺不戒。民復作魚。釋導川第二十七。民生在三天。討惟五。懸諸象魏。與衆共覩。昔在皋蘇。敬慎稽古。肺石無冤。甘棠可拊。國畜四靈。家藏二黼。酷吏弄法。莫予敢侮。籌格盈前。轄絮旁午。將身自墮。亦填牢戶。釋敕法第二十八。

列戟爲牆。坐甲當關。高塘濬壑。深宮臺門。中有可欲。盜屬於垣。子文糗筐。公儀葵園。壁不綈錦。墓以瓊瑤。中無可欲。外戶決藩。哀此滇人。膚革僅存。探丸椎冢。日暝塵昏。枹鼓不息。亡精悸魂。隨會爲政。晉儉自奔。釋治盜第二十九。

籍氏司禮。容官戒旦。以茲精禋。協諸幽贊。賚我思成。亦曰萃渙。七室排楹。二時抗觀。山川暑緯。股肱爰豸。神歆人雍。禮衷義粲。石檢畫封。竹宮夜燿。心馳杳冥。謬積河漢。淫祀無福。煩黷斯亂。釋三禮第三十。方伯連帥。卒乘丘甸。升中嶽宗。親后行殿。肉刑之議。慘斷悚戰。是曰古制。毗俗驚眩。新君諒陰。遠祖壇墀。五官舉時。二賓式燕。非所宜言。生今愚賤。炎黃圖緯。秦漢封禪。疏牘矯誣。比諸誕諺。釋古制第三十一。九鼎所居。是曰帝宅。車書輻輳。奚取險阨。金湯萬雉。守在遠狃。城郢浚洙。卑之不獲。四時之田。服猛驅逆。匪事從禽。蒸嘗薦腊。范規千里。陸海盡斥。臺起中天。趾必累驛。聖王馳禁。兼聞罷役。釋建置第三十二。陰陽五行。洪範庶徵。漢代名儒。惓惓服膺。匪瞰倒景。匪躡陵兢。敬天之渝。誰敢不承。疇人世業。聖王與能。眡祲千里。望氛百層。法星夜徙。彤雲晝凝。紀遠或乖。靡人弗勝。釋祲祥第三十三。

善師不戰。善戰不陣。仗義卹災。舍逆取順。因壘舞干。血不漸刃。末季佳兵。崇詐棄信。川谷量齒。陵岑積殪。三世爲將。厥宗亦徇。仁人之師。卽戎必慎。不忘省躬。矧敢觀覺。偃革建囊。苞欒潛震。集泮懷音。受璧焚櫬。釋兵略第三十四。

國之大事。是曰參伐。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交梓。潢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天威。如火斯發。虔劉必克。猶豫斯厥。長慶廣明。栖遲屑越。釋軍政第三十五。

井甸旣邈。府衛最精。繩敵紐弛。木腐蠹生。車軌未同。私士旅爭。三辰乖分。五嶽縱橫。亂政蕪制。披裂夷庚。聖主耆定。乃衷厥成。干戈初戢。授田耦耕。服此黛耜。棄彼朱英。室家餉餼。糗糒充盈。飛輓無艱。鷲猛可平。萬世不易。是謂師貞。釋武備第三十六。

維師尙父。繆權于幽。訊疾以雅。觀德鳴球。剖符東海。錫土西州。武成之祀。古今罕儔。其它宿將。河鼓參旂。長策成城。猛氣橫秋。挈還龜鼎。扶翼委裘。杖筮從漢。釋位謀周。草昧啓疆。邊陲扞振。錄其膚功。以最壯猷。釋名將第三十七。

帝王代起。明聖宣昭。天與人歸。舜麓禹橈。慶增祚永。澤逮裔苗。湯武驅除。子卯之朝。荒屯盪滌。造命肖翹。功以義濟。京室四朝。生民有庇。勿爲莽澆。聚族殲夷。膏斧脅腰。班識皇運。翊融遠囂。釋興亡第三十八。

聖賢立教。引凡舉例。其則不遠。歸諸道濟。仁義都居。禮樂陞衛。見坎斯止。乘流斯逝。度己以繩。接物用權。散爲片錦。聚成匹幣。百爾君子。有動勿悞。習熟乃心。優游是戾。釋凡事第三十九。

民生在三事之惟一。比于君父。天所陰隲。如彼晦夜。照以皎日。奈何末季。崇虛失實。舍此存容。變其轂率。治師鑄金。醫工去疾。毀棄型範。謬誤參朮。悲哉若人。終古漆室。繹立教第四十。

澤麗講習。益求直諒。比志合聲。竝歡齊暢。義等金堅。情掖雲上。撫翼馳驅。攜手閒曠。夷險可嘉。苑枯無妄。淡以久成。造道相忘。伐木輟響。谷風與悵。松菌異區。蘭鮑殊鄉。五交三釁。俗薄道喪。繹論交第四十一。

聖如化工。程形賦物。彼我具盡。清濁咸迄。不虐幼賤。不畏彊倔。聲其廉恥。矜其閭吻。好我者褒。威我者斲。順事恕施。有鞠無刺。相如拒秦。遇頗則屈。臧孫哭孟。疾疾是祓。狎虎放麇。禍福燦燦。繹人道第四十二。

進則文明。退亦亨嘉。或漸於磐。或需於沙。同物標舉。志孚迹遐。道消時謬。害氣紛拏。峴峴者缺。隆隆者汙。名流佞諛。志士回邪。草野耿介。目瞠舌哇。乃谷乃葭。乃舍其車。栖真處璞。杳冥蔽遮。繹出處第四十三。

利可幅也。亦曰倚刀。鷓雛芳潔。鷺馬棧槽。惟人所趨。逃義曰逃。治古道腴。衰末風饕。偷常葭苧。禮誼弁髦。上下交征。危若銷膏。匹夫晚食。焉取大牢。文錦旣厭。等諸緼袍。踰憲超顏。其樂陶陶。繹取與第四十四。

爲盈爲實。倚伏多有。哲人知微。護身杜口。一介之士。忍譏含垢。譬彼輕鯁。何懼罾罟。心藏不測。仇機授手。變態須臾。倒戈質首。坐中銷骨。車上接肘。虹貫燕圖。筭摩代料。咄爾莊生。焉用李叟。九卦是師。二儀惟母。百年已分。保茲黃耆。繹慎動第四十五。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教始鄉閭。政成闢闕。二簋有時。三爵溫克。仰正冠綏。俯端履屨。世惜不貲。俗耽大惑。悅彼華津。陋茲悃悞。豐屋美居。視淫聽側。天下弊薄。誰與匡救。見龍文明。庸行自飭。繹庸行第四十六。

后王降典。志在孝經。謹始慮終。通幽洞靈。如臨如履。靡聲靡形。施于有政。不出戶庭。勿曰無忝。倏忽頽齡。情存駒犢。望絕疊餅。兄及弟矣。同此寧馨。芳華棠棣。羽翼鵲鳩。淮南之歌。君子弗聽。釋父兄第四十七。有懷二人。以親九族。燕飲歡暢。詠歌雍穆。施恩有序。迄于無服。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相勸。孤梵共育。憐吝卽遣。榮樂無獨。凡厥卿士。下逮黨塾。取庇疊葛。無私舐犢。周道敦厚。仁及草木。釋宗族第四十八。家人之義。內明外齊。觀厥刑于。豈在纓笄。召南膺包。歸妹羊卦。耽若紫葢。玷已白圭。終始敬慎。乃獲令妻。女德無極。同居志睽。冶容長舌。險詖勃谿。數踰闔門。不戒晨雞。班母作訓。以敬中閨。釋夫婦第四十九。祀先之禮。通乎祭統。致慤薦芬。色愉志重。顧瞻宗祊。徘徊壤壟。霜露悽愴。棲桷攢拱。思慕著存。儀容笑嗒。自然之感。鼓而遂動。薄俗委巷。解弛倥傯。舍我水木。徼福懷寵。苦懸蔥嶺。象人作俑。誰使正之。式以周孔。釋祀先第五十。

子文逃死。嬰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取具。治生非累。旣飽則飫。鱸膾橫江。井谷奚慕。楚相狼饑。虞馬齒暮。家同汎梗。身若朝露。盈虛同歸。良士瞿瞿。釋奉身第五十一。

六氣之淫。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清。勿使衆鑄。共射一弮。勿使衆瓢。共酌一罍。山夷淵實。日入月生。此道不毀。焉問廣成。釋養生第五十二。

易本三聖。書傳道心。詩思無邪。禮毋不欽。春秋經世。志古匡今。人事備矣。天隲以陰。往稽來俟。顯微幽尋。坊表家國。覺悟人禽。岼幃夏屋。仰止高岑。辯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滄海。焉用驪涔。龍門虎觀。衍衍愔愔。

敦崇六藝。翼彼儒林。釋經學第五十三。

聖經有五。述史者三。遷直而覈。固詳而贖。文高義炳。體備法嚴。東觀以後。記繁志纖。收穢壽乞。范賊許儉。新舊兩唐。長短相兼。公論如火。抑之愈炎。直道如川。激之彌灑。宣舉南董。遠追佚儻。居巢之編。是謂箴砭。釋史學第五十四。

修辭居業。以聖爲歸。百家騰躍。終入範圍。政衰文敝。樹敵揚徽。析辯詭說。塗分用違。太行焦原。投足者稀。聯騎疊轂。莫如郊畿。步惑巫鼓。心搖銖衣。售僞棄真。直堪累欬。釋著述第五十五。

文者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爲色。鼎實爲味。通達國體。心存敬畏。譬彼日月。陵空馭氣。譬彼山川。縱橫經緯。大儒立言。永監淫費。綺靡繁多。比於鄭衛。佞目悖心。虛車共啣。釋文章第五十六。

道惟一。是竝立。則諄博采衆義。談達不廢。吁嗟哲人。心存誘誨。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章畫志墨。歸諸天載。勿雜異端。勿徵神怪。蕩而弗經。君子所戒。釋雜說第五十七。

學古議事。元元本本。披條索貫。發邇見遠。畫地南宮。抵掌藝苑。實惟武庫。亦云補袞。失類亡羊。得均飲颺。釋彙采第五十八。

孔稱焉廋。孟曰尙論。匪鑒于水。惟聖是憲。發揚幽潛。屏斥狂益。有益疏通。兼策愚鈍。圭影旣投。驥足同奔。推見至隱。無取支蔓。何以度衷。大中之建。釋尙論第五十九。

旣曰學古。亦云致知。經緯錯綜。損益有時。上下千載。盡去羣疑。閒閒小智。憧憧爾思。曾無準臬。取具須斯。

布覆塵霧。旁皇離歧。我則粲然。從容指攜。順彼長道。度以良規。釋廣徵第六十。
惟繹志尊所授。指聖真。正僞謬。道德崇。仁義就。慎獨知。嚴內疚。草昧闢。金石透。去長夜。滌清晝。苞天地。彌
宇宙。覽陰陽。效占繇。建官司。樹王后。垂典章。教纓胄。美從王。嘉禦寇。正班爵。帥長幼。褒好會。平怨搆。篤親
懿。周邂逅。理性情。參物候。察謠俗。表芳臭。賤馮生。貴靈秀。人事浹。王道究。廣隆基。任崇構。療調饑。峙脯糗。
持盈滿。觀坐宥。稽雅故。訪耆舊。探理窟。塞情竇。借斯人。躋仁壽。釋自敘第六十一。

釋志節記

釋志十九卷。據浙江書局重刊本。警校既畢。陳君少衢以其友胡玉章所藏浙江局本來。各篇首有蠅頭細字數十行。乃胡君用其家手鈔本詳校者。其正浙本誤處多塙當。疑是從原稿傳鈔者。是書工竣。未易更補。爰列所校於後。浙本用大字。以胡氏校本注于下。江夏周以存記。

目錄

第三葉前五。與仁篇第三十八。鈔本仁作亡。案浙本本卷篇目亦作亡。

卷一

志學篇

第四葉前一行。控勒天下之雄勢。雄作權。

第四葉前七行。是以卓然立於善惡之分。分作介。

第八葉前五。即妄引所未至以自欺。以作而。

第八葉後十一行。義利公私之分。分作介。

明道篇

第十葉後六行。雖乘乎氣機。不似人與物。皆隨氣機轉也。不似上脫而能主宰氣機六字。

第十四葉後十一行。以爲未能全乎天。以後儒不能直達天命。以作矣爲句。

第十五葉後一行。亦有天以伺乎其間。伺作司。

第十七葉前八行。及其久也。及作既。久作及。

第十八葉前七行。至于所入必窮。入作如。

立德篇

第十九葉前三行。有半途而惟德。惟作廢。

第十九葉後二行。石璞之之內。少一之字。按此本已刊去。

卷二

養心篇

第一葉後四行。如是者。必爲克戰之將。倒作戰克。

第三葉後三行。親與窆之隅也。親作就。

第三葉後七行。義所以行敬也。行作存。

第四葉前三行。又加乞師于人。加作如。按此本已訂正。

修身篇

第五葉後十一行。常談疑難自防。談作設。

第七葉前一行。則爲威儀爲作有。

第十一葉後十行。知善惡之分。分作介。

第十三葉前三行。又顧玃之。又作人。

卷三

成務篇

第九葉前一行。或鄙麗也。也作焉。

第十葉後四行。崇匹夫之小心。心作信。

第十葉後六行。義於功俱美者。於作與。

第十葉後十一行。亦義情也。無義字。

第十三葉後十行。非以急難趨利也。難作疾。

第十五葉後七行。姦人懷僥倖之心。倖作幸。

辨惑篇

第二十一葉前二行。雖止尋尺。不可假也。止作在。

第二十三葉後五行。強求脩飾。求作自。

第二十三葉後九行。故其發志無不直遂。志作念。

第二十四葉前十行。有所爲而作之。無所爲而輟之。二而字皆作則。

卷四

聖王篇

第四葉前九行。而善可合於心也。於心作也必。

第六葉前七行。所以使四方回心嚮道者。四方作天下。

聖學篇

第十葉後七行。而放于淫欲。欲作逸。

第十二葉前三行。不可辟諱凶咎。辟作避。

第十二葉前四行。學識淵源。源作深。

第十二葉前九行。不墮文字之名。名作習。

卷五

至治篇

第二葉前八行。嗜欲之強暴不訓者。訓作馴。

第三葉前二行。無劫奪盜賊之患。劫奪盜賊。倒作盜賊劫奪。

第四葉後九行。或託諸權勢。託作得。

第五葉前二行。師之初出。出作六。

第六葉後十行。而得事理之中者。所以挽積重之勢也。者作皆。屬下句。

第八葉後二行。豐屋重騎。重作童。

第十一葉前七行。以次而作。作作出。

第十一葉後九行。因物理敷教。理作性。

第十六葉前二行。利夫釐毫。釐作秋。

第十七葉前十一行。樂事生而忘勤苦。倒作生事。

卷六

任賢篇

第四葉後十行。皆助爲姦之威耳。無爲字。姦下有佞字。

第五葉前五。行。而能盡其舉措之職。而作傳。

第五葉後九行。捐減廩餼。捐作損。

去邪篇

第十二葉後九行。非與火爲搏而勝之也。爲作相。

第十五葉前五。行。莫不仇機毒矢。不作非。

第十七葉前六行。沃去于談笑之閒。沃作決。按此本已訂正。
第十七葉後四行。威不足以震懾。以作於。

大臣篇

第十九葉後八行。輔賢彌縫。賢作贊。

第二十二葉後一行。而折其角趾可乎。趾作距。

第二十三葉後五行。君之仁寬也。寬作厚。

名臣篇

第二十四葉後一行。功行之與富貴。行作名。按此本已訂正。

第二十八葉前二行。仁爲法制。仁作作。

第三十三葉前九行。二者皆足以治亂。治作致。按此本已訂正。

卷七

諫諍篇

第二葉後四行。而大臣爲民謀鮮食粒食也。而作爾。

功載篇

第七葉後二行。則益圖來事之勸。勸作勸。

第十葉後二行。久控刀筆之前控作控。

吏治篇

第十二葉後十行。官署之側而生敬。無此七字。

第十四葉後二行。縛難繫之物。繫作繫。

第十四葉後二行。所繫縛者。繫作繫。

第十五葉前九行。非我恩也。我作爲。

卷八

教化篇

第二葉後七行。知以無所不聞爲其始。知作不。

愛養篇

第五葉後七行。朝奉聞而霈澤夕下。奉作奏。

第十葉前六行。常得數斗之泥。當作常。

租庸篇

第十葉後九行。周道衰微。倒作衰道。

第十六葉後十一行。監司眩于民實。眩于民實。作感而不察。

雜賦篇

第二十一葉後五行。奸人無用利也。用作所。按此本已訂正。

導川篇

第二十八葉後十行。尺土皆其調率。其作有。

第三十葉前二行。何異在水之上。何作無。

敕法篇

第三十四葉後三行。貨財足而後正盜竊焉。正作止。

卷九

三禮篇

第七葉前二行。始爲稷祀。祀作祠。

第十葉前二行。卽度祖廟太祖爲二域。太祖作太廟。

第十二葉後一行。典祠之勿黷。祠作祀。

建置篇

第三十葉後八行。猶秦之有具圃。圃作囿。

浸祥篇

第三十六葉前六行。猶山名也。名作石。按此本已訂正。

第三十六葉前八行。下將天上也。天作叛。

第三十六葉後十一行。當寒愈燠。俞作而。

第三十七葉前七行。變法而棄舊。而作則。

卷十

兵略篇

第二葉後八行。不可伐有罪也。伐作殺。

第八葉前十一行。以俟官軍之疲。俟作伺。

第九葉前九行。取所畏而服者。所作其。

第九葉後五行。鄧艾取蜀。取作入。

第十三葉後十行。不過小勝。過作趨。

軍政篇

第十七葉後四行。必曰平陸。行以建賢德也。平作羊。行作所。按此本已訂正。

名將篇

第三十三葉前一行。政之所忌也。政作敵。

與亡篇

第四十二葉後二行。而可爲君子。子作乎。

卷十一

凡事篇

第一葉後九行。而察其必可者也。倒作可必。

第四葉後一行。守正而異于放利。正作義。

第八葉後五行。而復定其去取。復作後。

立教篇

第十三葉前一行。皆其踴躍親善之意。其作有。

第十三葉後六行。隨其聲咳。聲作聲。

取友篇

第十七葉後九行。惟其議論文字有過也。有作爲。

第十八葉前一行。惟善人而後受責。後下有能字。按此本已訂正。

第十九葉前八行。此則末路之極。路作流。

人道篇

第二十葉後八行。爲君受過。受作諱。

出處篇

第二十五葉後八行。而聞開百世。開作風。

卷十二

取與篇

第一葉後三行。是自處以廉。以作於。

第二葉前五。百慮皆作。慮作愚。

庸行篇

第十五葉後十一行。雖己之才能可喜。喜作嘉。

卷十三

父兄篇

第三葉後二行。子孫不受教。孫作雖。

第五葉前五。委蛇漸次。蛇作婉。

夫婦篇

第十葉後四行。昏家而論貨財。家作嫁。

第十一葉後十一行。示不相離也。離作維。

第十三葉前二行。其君子誇詡而不知諱。君作男。

第十四葉前四行。而邪氣頗顛不與焉。氣作忒。

祀先篇

第十五葉後十一行。不足自盡。及其竭力耕田。足作克。其作能。

第十八葉後九行。致鬼神在天地。致作故。

奉身篇

第二十葉後二行。奉其所舉之責。奉作奏。

第二十一葉後九行。不行此以養生也。行在待。

卷十四

史學篇

第十二葉前六行。如信陵君。答冠諸侯。答作名。

文章篇

第十九葉前四行。發諸卒業。卒作事。按此本已訂正。

雜說篇

第七葉後四行。私欲誘其外。私作利。

第九葉後五行。未有不迷或陷溺者也。或作感。

第十一葉前二行。女子踊楮而闕客。無踊字。楮下有戶字。

第十七葉後一行。維持之具不同。而所以維持之位不一。首維字。上有雖字。不一作則一。

第十八葉前一行。後世所守之法。所作取。

第十九葉後四行。有所不生。生作敎。

第二十葉後五行。時勢之不可譌者。譌作逃。

第二十三葉前十行。若弗云求之恐。求作來。

第二十三葉後十一行。順乎所近之象。象作賢。

第二十三葉後十一行。有在下之爲旅焉。無爲字。

第二十五葉前十一行。源王三十年。源作涼。

第三十葉後三行。易無通占。占作吉。

卷十六

兼采篇

第一葉後三行。僭亂止則生民安。倒作民生。

第三葉前三行。篤文母之愛也。文作父。

第三葉後四行。或云先事慮患。云作謂。

第四葉前一行。不如左氏之義。左上有公字。無氏字。

第五葉後七行。欲以弔喪之餘。餘作禮。

第十五葉前九行。督以軍法。軍作重。

第十九葉後二行。後入閭。取其左右。今謂之虐政。右作古。屬下句。

第十九葉後三行。故胡傳。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傳下有曰字。

第二十二葉前二行。天子命之主學。主作立。

第二十三葉前八行。師法後人也。後作在。

第二十三葉後五行。夫言性惡宗異端。宗作崇。

卷十七

尙論篇

第三葉前十一行。好以刻取入異。倒作入取。

第十二葉前一行。嬖妾配適惑其心。惑上有以字。

第十三葉前九行。借樂以饗天子。借作備。

第十六葉後十一行，卽在二凶得志之頃，凶作寃。

第十七葉前四行，孔子適相，適作攝。

第十八葉前三行，有道不行，有作憂。

第十九葉後三行，適合其意，意作宜。

第二十二葉前十一行，而無二心者，未可知也，者作肯。

第二十二葉後五行，著其意以明義，而隱其不順之意，義字下，有而削其不順之詞，意逆而詞順者，著其

詞以明義，十九字。

第二十五葉後七行，而能死漢室，無能字。

第二十八葉後十行，若無外兵在此，此作近。

第二十九葉前九行，宦官之勢未減也，無之字。

第二十九葉後二行，以壞國家之大勢，大字在以字下。

第三十五葉後四行，試取全局觀之，無試字。

第三十六葉後三行，殺君已成，殺作弑。

第三十九葉前二行，宵人側忒也，人作小。

第三十九葉後三行，其相次亦似有意，次作似。

卷十八

廣徵篇

第八葉前六行。宋襄公用之厥後。厥後在宋字上。

第十三葉後四行。若是祀之命。是作世。

第十四葉後七行。發其天姓。姓作性。

第十五葉後六行。令朝朔望。朔作宿。

第二十五葉後一行。謀回紇衝陳而過。謀作讓。

第二十九葉前三行。而惡檢押。惡作苦。

卷十九

自敘篇

第三葉後三行。存理去欲。人心道心也。欲下有卽字。

第三葉後八行。言衆人皆具賢人之業也。業作質。

第九葉前一行。戰兢而無泰。泰作忝。

第十六葉前八行。以最壯猷。最作曷。

第十七葉前五行。聲其廉恥。聲作養。

釋志劄記終

附漏刻一條

卷九古制篇第二十五葉。後四行。痛懲其惡。惡作曷。

浙刻校語二處。均宜刊正。雜賦篇三代之時。未嘗病商賈利民。下注。原稿厲民四字。案文義乃云。雜賦之興。病商賈。卽所以厲民。故三代盛時無是事。若云多取諸商賈。而可以利民。何得有此政理。廣徵篇。周世宗越壽春。而取滁。楊欲以滁。陽懼壽春。使速下爾。楊下。注仍宜從陽四字。案世宗征淮南。先取滁州。揚州。後取壽春。楊陽自是傳寫之誤。楊字之誤。雖未甚遠。究以時史爲正。作陽則大謬矣。正文多所未解。不得原稿。不敢妄易一字。江夏吳光耀記。

